

著名學文界世

戀 亦刀

著 甫 滄 格 屠
譯 良 紀 卞



X 869 3147
3576 A

屠格涅夫

(I. S. Turgenev, 1818—1883)

和陀思妥益卡斯基及托爾斯泰

一樣是造成俄國文學黃金

時代中的三大小說家之一。他不獨是俄國的，也能說是世界的文學家。

屠格涅夫的家庭，是貴族的家庭。他的父親，不獨領有許多田產，並且占有許多農奴。農奴困苦的生活，深刻地

印在屠格涅夫幼年時代的腦海。反映在他日後的作品上。他在大學畢業後，到過德國。一八五十年後又漫遊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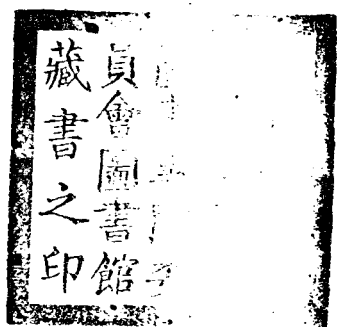
巴黎尤其是他常住的地方。他在巴黎有了不少朋友，俄國文學最初得到歐人注意，完全是他宣傳與介紹的

功績。他壽至六十五。死於巴黎，歸葬於聖彼得堡。他最著名的小說，有獵人日記 (Sportsman's Sketch) 初戀

(First Love) 春潮 (Spring Flood) 羅亭 (Rodin) 貴族之家 (A House of Gentefolk) 前夜 (On the Eve)

父與子 (Father and Son) (Smoke) 煙和 (Smoke) 荒土 (Virgin Soil) 等數部。

屠格涅夫的文學工作總計有三十年之久，在這三十年中，俄國的社會和青年思想急驟變遷的痕跡，都在他的作品裏反映出來。他以純客觀的態度，描寫出時代精神的小說，至於他的最不朽的地方，還是在他滿含着詩的美的敘寫。在他的作品中，不論長篇、中篇、短篇，都含有小說中精密的結構，與詩般美麗的辭藻。在俄國當時的作家，幾無一人能及得上他，就是在當時歐洲作家中能與他有同樣的精美的藝術的，也不過幾人而已。初戀是他第二部小說，是他描寫自己的小說，其柔婉的情節，是一篇美麗的戀愛故事。在本書裏詩意幾要泛溢出紙外，與其說它是小說，毋寧說它是詩吧。



貞會圖書館
藏書之印

宴會久前就已告散。時鐘鳴打十二時半。室內剩下的人祇有房主珊瑚·尼珂米和拉美·庇羅米。

房主按鈴，命傭役收去晚餐的殘食。

「一定這樣吧，他深坐在一張安樂椅中，燃起一根紙煙來說：『我們每個人來講自己初戀的故事，這要

輪到你先講珊瑚·尼珂米。』

珊瑚·尼珂米是個體度圓小而臉容光亮的男人，他先凝視一下房主，然後向天花板揚起他的眼睛，『我

是海初戀的，』後來他才說：『我所開始的是屬於第二次戀愛。』

「這是什麼一回事？」

事實極簡單。當我十八歲，初次對個美少女發生愛情時，可我所得的愛對我全無新穎可言；如同後來從

別個女子所得的愛一樣。明言之，我那初次也是末次的戀愛，是我六歲時同我的保母；可這事實已屬過去。有

關於我們二人之間的詳情，已逸出了我的記憶，就使我追憶起來，有誰樂得聽聞呢？

「如何是好呢？」房主始自說：『我的初戀也同樣地乏味無趣的，我從未同誰發生戀愛過，直到我同我

現在的妻安娜·珂娜相遇之前，我們戀愛的過程是如願以償的，由我們的父母選定對象，不久我倆就着上

了相互的愛好，從速地成就了婚姻，我那初戀的故事就此數語已行道極，老實說了吧，諸君，我所以提出這初

戀的標題，為的是切合於你們，我固不能說你們已老，但你們也非青年的未婚人了。拉美·庇羅米你能講點

使我們高興的話麼？」

「我的初戀，誠然是非屬尋常的一回事。」拉美·庇羅米一個年約四十，頭髮斑白的男子，臉容不屑地

這樣回答。「啊」房主同珊瑚·尼珂米齊聲地說：『好極不堪……就請告訴我們關於這會事吧。』

「不拘你們要我講……或者不，我是不來把這故事告訴你們的；以我不長於詞令，講起來反會使這故

事乾燥無味或延長而多語病，要是你們允許我的話，我可把我所記得的筆述出來讀給你們聽。」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答允，但是拉美庇羅米堅持着他的意見，及後兩星期，他們復行會集了，拉美果真如言以行，他的原稿申述的故事如下：

時在我十六歲的一年，事實是發生於千八百三十三年的夏天。

我同我的父母住在莫斯科，他們在對着尼可基花園的開羅門附近住一所消夏的平屋。我正在預備進大學，但並不努力於工作，也不視為急迫。

我是個極端自由的人。故我可以為所欲為，尤其是遠離了最後的家庭教師之後，他是個法國人，輒為自己像個炸彈地浪到俄國而心存抑鬱，連日臉帶憂容地奄臥在牀上。我的父親對我很生疎，而母親也雖然她除我之外沒有其他的兒子，但也甚鮮給我教養，因為別的顧慮整個分擾了她。

我的父親依舊還是年少風流的人，他從財產的目的才與我比他年大十歲的母親結合的；我的母親度着陰沉的生活；她固嘮叨嫉妬而又易怒，但從不在父親面前發洩；她非常怕他，以他在行為上終是嚴肅、冷酷又生疎的……我從未見過比我父親更沈着、自信和威信的人。

我將永不遺忘那在平屋裏所費去的最初幾星期。天氣和煦，聖尼古拉的祭日，就是五月九日，我們離開市鎮，我往往在庭院中，或到尼可基花園中，或到巷門外的野郊去散步；在散步時我有隨身所帶的書——如扣達夫的遊記——但我不大去讀它，以我所喜歡的是朗誦韻文；我心記得好許多詩歌，這會引得我的血液飛奔，我的心恬靜地渺茫地感受着憂傷，我整個地沉入於希望和豫測，變成了敏感的，每事每物對我深覺奇異的，而又如在企待什麼似的，我的幻想繼續地扮演着，很快地活躍着一個始終同一的空想，彷彿一羣燕子在破曉時環着一座鐘塔翱翔一樣，在此境之下的我是模糊了，悲傷了，而甚至要哭泣了；但被樂曲和晚美所引起的眼淚和憂傷，這對我反如春日的草木，會使我躍出青春的生命勃發的種愉悅的感覺來。

我有一匹可騎的馬；我往往裝上馬鞍騎着去獨自遠遊，使之飛奔疾馳，我想像自己是個在假戰時的武士。在我耳邊呼嘯的風聽來是怎麼的快美啊！我或翹首面向着天際，吸收那燦爛的輝煌和尉藍，注入於我的開豁容受的靈魂中。

我記得在那時關於女人的映像，戀愛的幻影，在我腦中尚未有顯然的影形出現；但在我整個的思想和整個的感覺中，已隱伏着一種半意識的，新穎的，無上甜蜜的，女性的……某種事物的羞澀的豫覺。這個豫覺，這個企待，滲透了我的周身；我把這輸入我的體軀，這就隨了每滴的血液在血管內循環……這已造下了定數而不久就被實現了。

那我們爲消夏而居下的住所，內有一幢俱有圓柱和兩間小廂房的木建大廈；這小廂房左邊的一間是充爲製造劣等牆紙的小工場……我屢次去在那裏漫步，看那約有一打的瘦弱而蓬頭的男童，衣衫襤褸，臉容憔悴，繼續地在壓印機的方框木槓上跳躍，賴藉他們萎弱體軀的重量，以刷出牆紙的雜色式樣來。

在右面的小廂房還空着，要招徠租客。一天——五月九日後的三星期——這廂房的窗帘吊起了，有女人們的臉顯出來——已有人家住了進去。我記得在當天正餐的時候，我的母親問廚子新來的鄰舍是誰，她聽到柴齊金公爵夫人的名字，很關心地說：

「啊！一個公爵夫人！……後又增加地說：「一定是個衰落的望族吧，我猜想！」

「他們是雇了三輪共用馬車來的，」廚子手持着一隻碟子，慎重地說：「他們沒有自備的馬車，所有的伙具也都是非常簡陋的。」

「啊，」我的母親回答，「好極了！」

我的父親給她一個冷眼；她才默然不語。

那柴齊金公爵夫人誠然不是個財婦；看她所住下的廂房，是這樣地傾圮窄小而又低矮，這種房子就使個薄有餘資的人也都不屑住下的。話雖這樣說，我在那時對於這許多真是一耳以聞一耳以忘地絕不注

意。公爵的尊稱也毫無一點影響於我；以我正在貫注地讀一本席羅的「盜寇」。

一

在每個傍晚，我是習慣地荷着鎗徘徊在園圃中探窺那白嘴鴉。對於這提心的、狡猾的、貪吝的鳥，我久已懷着厭惡的心。有一天，我如常地走入園圃去，毫無所獲地遍巡了一回。（這白嘴鴉已熟悉了我，祇在遠處聞歌地啼叫。）我無意走近那我們的住寓和狹長園圃之間的，屬於這廂房而向右伸展出去的圍牆。沿着圍牆我還是注目於地的走去，忽然耳間得一陣人聲，我就逾牆以望不禁私自一怔……有一種引神的景物把我吸住了。

離我數武之外的蔚黑莓叢中間的草地上，立着一個身穿入時的條格衣服，頭戴白色頭巾，體身窈窕的少女；在她的四周圍着四個年青男子，她手拿着一朵孩提熟知而我茫知其名的灰色的花卉，輪敲那青年們的前額，那形如袋狀的花，擊打在堅物之上就會發聲而炸裂開來的。

這年青的男子們渴願地承以前額。而這少女的姿態（我在側面看着她）看來是非常迷人的，傲旺的，可親的，嫣然而又嫵媚的，真使我欣羨得要叫好，我想，僅要她的纖指一觸我的前額，我願意捨棄世上的一切，我的鎗脫落在草地上，什麼我都忘掉了，祇知貪吝不捨地看她那雅嫻的體態和項頸，可愛的手臂和疎散在白頭巾下的美髮，半閉嬾嫵的慧眼和睫毛，以及潤柔的臉頰……

「年青人，噲年青人！」陟地一個聲音在我身旁叫起：「誰允許你佇立着看個不識少女的！」

我驚惶得不知所措……離我不遠的圍牆那一邊，有個黑髮短截的男子，篋侮地立着疾視我。同時那少女也向我轉了過來……我愛看她那生在嬌豔臉上的灰色大眼，而她全部的臉也在媚然俏笑，耀出一口銀白的牙齒，雙眉如笑地在飛揚……

我頓時面紅耳赤，即刻從地上把鎗拾起來，在一陣音樂的而非鄙夷的歡笑繚繞中，我逃回了自己的房

間，投躺在牀上，把手擦着自己的臉，我的心熱烈地跳動着，我十分地覺得羞慚而又狂喜；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

一忽兒休息之後，我理了髮洗了手，才下樓用茶。這少女的影象，在我眼前浮現着，我的心雖已停止了跳動，但有一種甜蜜的重壓充溢其中。

「怎麼一回事？」父親見面就問我：「你有打中了一隻白嘴鴉沒有？」

我想告訴他關於我所遇的一切，但我終究自笑了一下而未果，及我到將就寢之前——我也莫明其妙——獨腳支持地打了三個轉，又在髮上洒着香水，然後上牀，黃牛似地睡個整夜，破曉時我才醒個片刻，擡頭茫然地掃視一下周圍而復倒下睡熟了。

三

「我怎麼樣可以成個他們的相識呢？」那晨醒來我第一個想頭就是這個。還沒有用早茶我便走進園圃去，但沒有走近那圍牆，並且一個人也看不見。用過了早茶，我又在屋前的街上來回地走個好幾次，把視線從遠處投射那窗戶……在窗帘上想像出她的臉容，我很覺心慌地連忙跑開了。

「我無論如何要設法同她相識，」我心境不快地徐步在尼可基花園前的砂場上，一面自己想……「可當怎樣去進行，這倒是個問題。」

我把昨日與那女子相遇細情回想起來；不知怎的，那女子對我的嫣然一笑，在我的回想中特見活躍……但當我絞盡腦漿綢繆各種計劃的時候，運命已把機會爲我準備好了。

一天，適遇我外出而母親接到一封新鄰寄來的，紙皮灰色而封以櫻色蠟的信，這信中的字句不甚清通而筆跡也甚醜劣，內容是那公爵夫人懇求我母親給她濟助；據她的所云謂我的母親很接近高地位的人物，從這種人物她和她子女的命運都受着支配的，因此她有許多重要的事事和我母親商量。

「我上書於夫人。」她信上寫着：「原爲彼此同地位，因此我深幸得有裨益於我的良機。」最後，她請求我母親給她來訪的允許。

我看我母親神情不快地猶豫難決；父親又不在家，她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對手又是個貴婦人，要是置之不覆於理不合的。但要覆我的母親又難於措辭。用法語答覆吧，未免有失大雅；如用俄語吧，又不是我母親的擅長，她自己明明地不愿暴露自己的缺點。

當我出現的時候，母親看見了喜出望外，即刻命我去到公爵夫人那裏對她口陳：祇要母親的能力所及，始終樂爲效勞；又邀他當日午後一時來訪。

我的竊願實現得意外的迅速，真使我驚喜交集，可我始終不讓心中的紊亂有現於色，急忙忙地，回到房中，扣上一條新領帶和穿上一身新的燕尾服；我實厭惡那在家所穿的短上衣和掛領。

四

在這狹小潦亂的廂房簷廊下，我不自禁地抖着足肘走進去，正遇一個紫銅臉，豬眼睛，額紋很深，爲我見所未見的頭髮斑白的老僕人。他捧着一個盛有鯀魚殘骨的盤子，正在用足關閉通入內房的門，他看見我突然叫道：「幹怎麼？」

「柴齊金公爵夫人可在家？」我問。

「奉斗」從內叫出一個逆耳的的女聲來。

那男僕一言不發地旋過身去，轉過他那綴着一夥有花紋而紅色的紐子的破制服的背部；他把在地板上放下盤子就去了。

「警察局裏你去過了沒有？」又是這同樣的女聲。那老僕吱唔地在回答。

「唔……有客人麼？」我又聽得在說……「原來是鄰家的小先生！那末請他裏面來！」

「你愿在客堂裏請坐嗎？」老僕二次走出來對我說，一面拾起地板上的盤子來。

我抑制着我的情感就去到客堂裏。走進客堂我發現着原來是一間狹小而潦亂的房間，看來很簡陋地放着幾件粗鄙的家具。近窗的一張附手已斷的安樂椅上，坐着一位禿頭醜陋，身穿綠色的舊服，頸圍一條條格的絲圍巾，年有五十左右的婦人。她專是小眼如針地釘視着我。

我向她前去鞠個躬。

我深榮地請問「這位是柴齊金公爵夫人麼？」

「是的，你可是夫先生的令郎？」

「正是。我的母親叫我來向你傳言的。」

「請坐吧。奉斗，我的鑰匙呢，你看見沒有？」

我對她陳述我母親所給她的答覆，她聽着而一面把肥紅的手指扣擊那窗玻璃，當我講畢的時候，她又注視了我一下。

「很好，我決定來的，」她至後才說。「你多年輕呀！我問你，你已幾歲了？」

「十六歲，」我帶了不自禁的吱唔回答着。

夫人自袋中摸出幾張滿字的油污紙片來，舉到自己的鼻前逐張地審視。

「好年青呀！」她不斷地在椅上搖擺着，突然說：「隨便吧，只當在自己的家裏一樣。我是不慣於拘束的。」

「誠然言之不過的，」我想心中不勝憎惡地看她討厭的風度。

那時別邊的門忽然微啓，昨晨我在園中所見的少女立在門下。她一手揚起，面顯着一縷悔慢的微笑。

「她是我的小女，」夫人以肘指點着說。「瑞諾克，這是鄰家夫先生的令郎。請問你的大名。」

「拉美，」我以情感激動而立起來吱唔地回答。

「還有你的尊姓呢？」

「庇羅米。」

「啊，有一位我所認識的警察局長，他也叫拉美庇羅米。奉斗我的鑰匙不用找了，原來在我的袋裏。」

這少女始終臉帶笑容的看着我，眼簾纖微地啓合着，又把頭在一邊輕側着。

「以前我曾見過福帝埋君，」她開始說。（她那爽如銀鈴的聲音，引起我一種甜蜜的戰慄。）「你答允我這樣地稱呼你嗎？」

「這可以……」我口吃地回答。

「在那裏你們見過的？」夫人問。

小姐沒有回答她的母親。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事？」她問：眼光還是不離開我。

「沒有。」

「你能否來幫我捲毛線來，到我這兒來——」

她對我點頭，走出客堂去了。我就接踵在她後頭。

我們走進一個房間，內有的用具略要較好，安排得也較有意義。實際上那時的我對於什麼都無心窺視的了；我如在夢中般地祇覺得全身充溢着一種近於精神病的強烈的幸運。

小姐坐了下來，教我與她相對而坐定，然後她攜出一扎毛線，把它小心地解開，授付在我的手中。這時候的她顯露着若有所思地寂然無語，微掀的唇邊仍含着鮮明而狡獪的微笑，後來她正擬把彎曲的梳去理那毛線，忽然她明亮迅速地向我一投青睞，使得我不禁要如癡如醉。當她滿睜着平時所半閉的眼睛的時候，她的芳容會全然一變，臉上流露得似乎愈加光輝了。

「昨天你想我怎樣福帝埋君？」間歇之後她問我。「量來你對我懷了個不良的印象吧？」

「我……小姐……沒有……我怎可以……」我驚惶失措地回答。

「你聽着，」她接着說：「我說你尚未洞悉我。我是個異乎尋常的人，常望人家能夠告訴我真情。你是十六歲，我剛才聽得的，而我是二十一歲了；你看，我比你大這許多，因此你得把真情對我說……並且要聽我的話。」她又說：「看着我的臉，爲甚麼不？」

我愈益赧然了，不得已只得對她擡起眼來。她在微笑，她在笑那一變惡意而爲滿足的微笑。「看着我！」她音調溫順的說：「我喜歡你對我看……我愛你的臉，我認爲我們可以做個朋友。你可愛我嗎？」她狡猾地增補着說。

「小姐……」我想說下去，被她打斷了。

「第一點，你當叫我瑞達·愛孫娜，第二點這對孩子們——」（她又更正自己）「青年們——是一種惡習，要是不把心中的真情吐出，這祇適合於成人們。你可愛我不麼？」

我雖怡然聽她坦白地和我談話，可我仍不免於懊惱。我要顯示她目前的關係人已非是個孩子，於是飛竭自做作着一種泰然威嚴的神氣來，然後說：「我也十分愛你的，瑞達·愛孫娜，我無心來隱瞞你。」

她若有所思地搖着頭。

「你有家庭教師嗎？」她突然問我。

「沒有，久前我就沒有家庭教師了。」

我打了一句謊，實在我同那法國人分離還未到一個月。

「啊！那末——你原來是個成人了。」

她輕扣着我的手。

「伸直你的手來！」

至後，她忽忽地捲着線團。

當她低首俯視的時候，我乘機把她打量，初時未免膽怯，後來越看越張膽了。她的芳容在我看來越發比昨日秀美，屬於她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嬌嫩、玲巧和恬靜。

她背負白帘的窗子而坐着，穿過窗帘的日光射照在她絨毛似的金黃卷髮上，淨脂的頸上，傾斜的肩上，和溫柔無疵的胸上。我訂視着她，她是這樣地對我親密而又接近啊！這對我似乎久已認識了她，又似乎有了她我方覺生命的有意味和世間的複雜……她穿的是尋常的黑衣服和前褂，我恨不得去口吻着這衣服和前褂的摺縷。在她的裙下露出小靴的尖端來；我幾欲虔誠地拜倒在她的靴邊了……

「這兒我坐在她的面前了。」我想；「我已認識她了……我的上帝，我是無上的幸福啊！」

我快活得不要手舞足蹈，但我僅乎微移了一下兩足，如同一個得了甜食的小孩似的。

我如得水之魚般的欣慰着，渴願永留在這房間內，不要再行他去。

她徐徐地揚起眼簾來，幾次把清明如水的眼睛溫和地瞧着我，她又微笑了。

「你儘量地在看我啊！」她舉指點着我慢慢地說。

我真難為情……「她必然會知道而且察得一切蘊情的。」我心上轉念着。這怎能會瞞得過她呢！

忽然鄰室傳來一種響聲——碰刀的聲音。

「瑞，」客堂裏的夫人在叫着，「皮羅受羅有隻小貓帶給你。」

「小貓！」瑞達喊着，陡然立起來，把線團投在我的膝上就去了。

我把線叢和線團置在窗檻上，也立起來走進客堂去，狐疑不定地立在那裏。室的正中蹲着一隻舞爪的花斑小貓，它前面伏着的瑞達在小心地托起它的頭來。靠近夫人兩窗間的空隙幾乎爲之充塞的，是一個鬚髮如亞麻，臉現薔薇色而眼睛突出的少年騎兵。

「這小東西真的好玩。」瑞達說；「它有青而不是灰色眼睛，還有多長的耳朵呀！多謝你，未多依哥，多謝你的關心。」

這騎兵！我認得是昨晚在花園中所遇的四個少年之一——滿臉春風地向瑞達鞠躬，使得靴鐵和軍刀的鍊條鏗鏘地響。

「你在昨天曾說要一隻耳長的斑貓……因此我就遵守你的話照做了。」他說着又鞠躬。那貓小聲地在叫又嗅着地皮。

「它是餓了呢！」瑞達叫道。「奉斗，沙尼，拿點牛奶來。」

一個身穿黃色的舊長衣頸圍着褪色圍巾女僕，拿進一盆牛奶來，放在小貓的面前。那小貓跑過來看了看，就舐着吃了。

「薔薇色的小舌頭多有趣呀！」瑞達把頭幾乎貼近地面，從它鼻下斜瞧着說。

那小貓吃穀了，就嗚嗚地叫着而腳爪不自然地鼓舞着。瑞達立起來，不在意地對女僕說，「收去吧。」

「爲這小貓請你給我一隻手。」那騎兵略聳一下裏在一套鈕扣密佈的新軍服裏的稱樣的身體，說。

「給你兩隻手吧……」瑞達回答着就把兩手伸給他。當他吻她的兩手時，她把眼光越過他的肩膀看着我。

我始終釘立在那裏，笑吧，開口吧，不做聲吧，我真不知怎樣是好。忽然在門外的走廊裏我看見我家的僕役福特。他正在向我打着招呼。我就機械地出來走向他。

「什麼事？」我問。

「你的母親叫我來的，」他小聲說。「好久不得你的回覆，她在動怒呢。」

「爲什麼難道我在此久了麼？」

「一個多鐘頭了。」

「一個多鐘頭了！」我無意識地說，回身就到客堂裏去擦着腳踝鞠躬告辭。

「你到那裏去？」小姐在騎兵的後背看着我問。

「我須得回去了。」我說，轉向老夫人，「你在午後二時會到我家來嗎？」

「我會來的，我的好人。」

夫人急急地拿出她的鼻煙管，劇烈地吸着鼻煙，我看了真吃驚。

「我會來的，」她再番說，涕淚交流地打着噴嚏。

我又鞠了個躬轉過身來，帶着一種年輕人明知有人在背後送行時所感到的，不安的感覺走出會客室。

「記着以後再來看我們，福帝理，瑞達叫着又對我笑了。

「爲什麼她老是這樣地會笑？」當福特快然不樂默然不語地送我回家的時候，我想，抵家後母親責罵我，而且奇怪我，爲甚麼在公爵夫人家逗留得這樣悠久。我沒有給她回答，就回到自己房裏，忽然心感着十分的空虛……我禁不住地要哭出……我無限地嫉妬那騎兵。

五

公爵夫人如約來拜訪我的母親，結果是給我母親一個不良的印象。我因事出外沒看到他們的會晤，原在晚餐時，聽得母親告訴父親這位夫人她看來是個「凡俗的女子」，她懇託母親要代他去同珊瑚、公爵辦個交涉，她似乎常際於訟涉和公事中——「都是金錢上的卑鄙事件」——以是她一定是個可嫌的好訟者。而母親又說會邀請她和她的女兒在明晚來共餐（聽得「女兒」二字，我忙藏了我的鼻子），因她究竟是我們的鄰舍，又是有爵位的人。

關於這父親又告訴母親，他記起了這位女人是誰；他在年輕時曾認識這位已故的柴齊金公爵，而這公爵的出身原不低賤，但爲人很是輕浮和悖逆。他從久居巴黎而得到一個公知的外號，叫做「巴黎人」；他本是富裕得很，但以賭博而致財產喪失迨盡，他原可以選個較好的女子做伴侶，但不知爲了何故，或許爲了金錢；父親又冷笑地補充一句：或許爲了金錢，就娶個商人的女兒爲妻，自娶妻以後以作投機事業，而致全告破。

產了。

「至要的要她不說借錢的事。」母親說。

「那是必然可能的。」父親平穩地回答。「她能講法語嗎？」

「很勉強。」

「唔，這到無甚緊要，我聽得你說同時也邀請她的女兒；有人告訴我，這女兒到是個美貌可教的女子呢。」

「啊，那末她超越了她的母親。」

「也比她的父親強。」父親接着說。「他固受過教育，但始終是個蠢人。」

母親陷入深思又在太息着。父親也不再在多言。我聞此言談心中很覺不樂。

午餐後我空身走入園圃去，我自誓着不再走近柴齊金家的庭院，但一種難以違拗的力，終於把我引近了，且終算不是徒勞。當我正經地走近圍牆的時候，就看見瑞達。這次她是單身。手持一書從條路途徐徐走來，只沒有注意到我。

我擬由他過去，但心機即刻一變就咳了一聲嗽。她的頭應聲轉了過來，仍不停步地把手掠開草帽上的綠的闊絲帶，眼看着我對之宛然一笑，復把眼線移上書本了。

我脫下帽踟躕了一回，帶着一個沉重的心就走開了。「她在怎樣看待我？」我心中不自主地用法語自忖着。

耳聽得有慣聞的腳步在後面響；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我父親步伐輕快地向我走來。

「這就是她家的小姐嗎？」他問。

「是的。」

「你怎會認識她的呢？」

「今晨我在她家中看到她的。」

父親立下，不一刻他又迅速地旋過腳踵而去了。

他走近瑞達給她一個恭敬的禮她也答他一禮，臉色顯得很驚奇，而她的書也墮下了。我看好她怎樣地目送我父親以去。在平時，我的父親本來講究於穿着的，質樸而有他自得的風度；但他豐采的弈弈，從未有今日那樣地打動着我，他那灰色的帽子戴在比昔薄些的卷髮上也從未有今日那樣地適合有樣。

我固定着步勢向瑞達走去，但她甚至沒有看我一眼；拾起了書就去。

六

當夜和次日我全消磨在一種沮喪的模糊中。我記起試要做點工作，就拿起 Keidanov 來，但那印刷清楚的字行和頁數在這名教科書中無効地漏過我的眼前去。又讀了十遍的「求力司·開撒由勇戰而成名。」的文句，終以一無所解而把書拋開了。在午餐之前我再次把身上弄個噴香，再次穿裝着我的燕尾服和領帶。

「你穿戴得這樣爲了什麼啦？」母親問。「你尙且還不是個大學生，你的入學試驗，能否通過還沒知道呢。就使你的上衣也還做得不久呀！不能就此丟掉的！」

「以備客來，」我在絕望中呱呱回答。

「胡話！上客來！」

我就遵命以行。去脫下燕尾服把上衣換上，但我沒有解下領結。

在餐前半小時的光景，夫人和她的女兒來了，這老女人所穿的除我昨日所見的青外衣外，多披了一領黃肩掛，和多戴了一頂老式的裝有火紅邊的帽子。她啓口就說到關於她金錢的困難，太息着，愁訴着貧窮，和請求着幫助，看她全同在自己家裏一樣沒有嫌避；任自高聲地吸鼻煙，又任自在椅上自由地煩燥着和轉動着。抑若她全不以自己的身分爲念。

反之瑞達的行爲，看得很嚴肅和高慢，隨處顯得十足是個大家閨女，清臉是冷靜的安定和威嚴，顯着一付我所不認識的態度，使我不相信她在以前對我有過微笑和青睞，然而我也樂得看到他這副新風度。她穿的一件輕紗質的衣衫，上有淡青色的花，她的髮英、國式地掛卷在頰上，這種調格與她表情冷淡的臉，很足相稱。

用餐時父親坐在她的旁位，他盡其所能地獻着周到而泰然的慇懃，款待着鄰席。他不時地斜睨着她，而她雖也看他，但奇怪地似乎懷有惡意，至後他們用法語進行着會話；我記得，瑞達發音的正確真使我驚絕。夫人在席上毫無禮貌地一如以前，她吃相很饕餮，且連稱味美不已。我的母親顯然地被她煩够了，用一種厭倦的耐煩對覆她，我的父親也不時地皺眉蹙額。母親甚至瑞達也不歡喜。

「一個侮慢的俗婦，」次日母親說，「不知有什麼可侮慢的，像煞 Crisette 的臉蛋！」

「就是你也沒見過所謂 Crisette 吧，」父親對她說。

「多謝，沒有見過還是我的幸！」

「多謝，沒有見過……那末你怎麼提出她們來比擬的呢？」

瑞達對我如同素昧平生無異，餐畢不久夫人就起身去了。

「多蒙你們寬厚的照應，」瑪里·尼賴納和庇多·乏西裏她舉聲抑鬱而單調地對我的父母親說，「我實在是無法可想，已往所有的佳境，但屬過去了，現在我雖還有一個爵位，不過這是無濟於事的虛名而已。我的父親給她一個恭敬的禮，而送她到走廊的門口，我那裏在上衣中的軀體立在那裏，眼在地板上看，一若個判定死刑的人，瑞達所給我那樣的對待，使我不禁要心碎了。然而當她在我身旁走過的時候，她卻眼顯着一如往日的仁和的表情，低聲急速地對我說：

「今晚八時來看我們，聽見麼？一定要來……」

我剛把手伸出，但她一掠披巾早已去了。

七

準在八時，我穿上燕尾服，又把在頭上的髮梳成一卷，就走進了夫人所住的廂房的門廊。那老僕乖戾地看看我，從凳上不願意地立起來。客堂裏有一種歡笑的聲音傳出。我開門一看，嚇得我倒退了幾步。原來那個公爵小姐，她立在客堂正中的一張椅子上，手持着一頂男式草帽，置於前面；而復有半打男子擁立於椅側。他們爭恐着把手伸入帽中去，她就將帽子揚起高出他們的頭在搖擺。

當她看見了我，就喊道：「慢來，慢來，又來了客，也給他一張票。」一面從椅上輕輕地跳下，牽了我的袖管。「來呀，」她說，「你何故立着不動呢？諸位，我來同你們介紹吧。這是我們鄰家的兒子，福帝埋君這位，」她指着她的客人們轉向進行着說：「是馬理基伯爵，這是魯欣醫師，這是詩人孟達納，這是退職大尉尼米基，這是騎兵皮羅受羅，你已見過的。我希望你們都做了朋友。」

我真窘得甚至禮也沒有對他行一個，那黑炭魯欣醫師，我認得他就是在園中施虐地致我羞慚的人；其他我則都不相識。

「伯爵，」瑞達繼續說，「寫一張票給福帝埋。」

「那不與，」伯爵用微帶波蘭化的口腔反對着。他是個美貌而服裝入時，膚帶褐色的男子，有一雙富於情感的棕色眼，一個白的小鼻子，和一張長着美鬚的小嘴。「這位先生，因為未曾和我們玩過賭賽。」

「的確不與，」皮羅受羅和那云係退職大尉的先生同聲附和着說，這大尉看來年約四十，滿臉是使人作嘔的痘疤，髮卷得同個黑人無異，圓肩膀，腿部外凸，身穿一件沒肩章的軍衣，紐子也不扣上。

「我說一定要寫給他的，」她再次說。「你們這樣地反對是何理由？」福帝埋君是首次來加入我們的團體，尚還不能對他施用規則的。這是無用猶豫——寫罷，聽我的話。」

伯爵聳聳肩而馴從地低下頭來，把筆挾在他那白的套着戒子的手中，扯下一片紙就寫了。

「事前我們當對福帝埋說明我們所幹的究是什麼一回事。」魯欣把譏諷的聲調說，「不然他要全告失敗的。你看見過嗎，年青人，我們所玩的賭賽。這小姐來酬賭，誰能拈着好籤，就有一種特權去吻她的手。你明白了沒有，關於我所說的。」

我僅是對他看看，還是立在那兒發呆，這時小姐復又跳上了椅子，把帽子重新開始搖視着。他們都擁向她，我也在後面跟過去。

「孟達納」公主向一個臉形瘦薄，眼小而潤，和髮黑而長的高大後生說，「你做了詩人該要豁達一點，請把你的號頭也讓給福帝埋吧，可使他多得一個機會。」

可是孟達納拒絕着搖搖他的頭，髮在頭上波動，我步了他們的後塵也把手伸進帽中，摸出籤來打開一看……啊天呀當我一看原來是「接吻」二字的時候，我真不知怎樣是好了！

「接吻！」我不由自主地高叫起來。

「好極他贏了！」小姐迅速地說。「我何等地快活啊！」她從椅子上下來而給我一個這樣明朗甜蜜的青睞，使得我的心在狂跳着。

「你快活嗎？」她問我。

「我……」我口訥着說。

「你的籤賣給我罷。」皮羅受羅突然這樣高吼在我耳邊。「我願意給你一百個盧布。」

我回他以一個白眼，這引得瑞達鼓起掌來，魯欣在叫，「他倒是個好漢。」

「但是，這儀式的主人是，他又說，「那末遵守一切規則的監察是我的責任。現在福帝埋你當屈下膝。這是我們的規則。」

瑞達在我前面站着，她略偏着頭似欲對我得個更好的審視，她即威嚴地把手伸給我，一陣模糊閃過我的眼前，我本想一膝下屈而竟雙膝俱下了，很粗拙地把唇壓上瑞達的手指，我還自引着鼻尖去給他的指爪

搔了一下。

「算數了，」魯欣叫着一面又扶起我來。

賭賽的玩意仍舊下演。瑞達致我傍坐着。她提出各種有趣的賭賽來！在另一個遊戲中她自扮爲一個「偶像」而她選那陋漢尼米基裝爲臺座，叫他弓形似地彎着身，把頭俯在胸前。

笑聲沒有片刻間斷。在我一個出生於高貴門庭中的孩子看來，這種喧嚷和吵鬧，這種無約束幾若騷動的歡樂，以及同這般素昧平生的人發生關係，僅屬是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我的腦被累得爲如在酒後地昏眩了。至後我忽然變得舉聲高出於人地說着笑着，由此引動了那在次室同個從浮司基門招請來的書記會商着事的老夫人，正式前來看我。我實快樂得忘記了一切，並且也不以人家給我的嘲笑和疾視在意了。

瑞達繼續着給我照顧，不放棄我離開她的左右。在一回賭賽中，我在她身邊同蓋在一塊絲帕下：我告訴了她我有的「祕密」。我記得我們的兩個頭全在一種溫暖的，半透明的，芬馥的黑暗中，在其中她那眼的柔美和晶亮光輝，她那唇間所吐出的熱氣息，她那牙齒的皓潔，她的觸着我的髮端，都引得我情熱如燃。我是沉靜看。她狡獪地又神祕地笑着，最後才小聲地問我：

「什麼一回事？」

但我面紅着口笑着，轉過了頭抑制着呼吸。

後來我們厭倦了那賭賽，——重新開始做一種玩繩的遊戲。啊！上帝！當我一不留意而手指上被她猛打一下的時候，我真愉悅得銷魂了，至後我索性怎樣地虛飾着不在意，逗得她裝出毫不介意的樣子戲弄我，她是無論怎樣不來觸我伸出的手！

那晚我們做的事多着呢！我們彈琴，唱歌和跳舞，效做（Gypsy）的紮住營。又把尼米基扮成一隻熊，給鹽水他吃。馬理基伯爵表演牌戲給我們看，先把牌攪雜，做着（Whist）遊戲，而最後他仍能把牌排列整齊，由此魯欣還做了個「祝賀光榮的越劇」。孟達納背他幾首殺人者的詩，（這時期正是浪漫主義超峯抵極的時

代)這詩他擬以黑封面血紅字的標題去出版;他們又把那書記的膝上的帽子偷來,要挾他跳個哥薩克舞爲條件可把帽子贖回;他們又戴個女帽在老奉斗的頭上,而小姐則戴着男帽……還有所做的一切我已不能在此全行記憶了。記得惟那皮羅受羅是鑿鑿又含怒的,逐漸後退着……有時他的眼中若有鮮血迸裂,臉色通紅,他似乎屢欲衝向我們來,把我們視如疣物地蹴撒;那小姐常對他睥睨而對他搖手,他則復退回他所負的一隅。

最後我們盡覺疲乏了。甚至那自詡不怕事不嫌吵的老夫人,終也在覺得憊疲,需要靜息和休息了。時及深夜十二時,晚餐已備,有一片乾燥無味的乳酪,和幾個混以碎火腿做成的冷包子,這對我甘美得大有過於往昔之概,酒祇有一瓶,那瓶是奇異的一個,瓶色是黑的而瓶頸是闊的,盛着的酒是桃紅色,始終沒有一個人去喝它,疲乏了而且快樂得也夠了,我即起身告別,臨走時瑞達溫和地握我的手,神祕地又給我以一笑。

這沈重而潮溼的夜氣拂過我火熱的臉;暴風雨將至,含有雨意的黑雲奔馳在天空,形型如煙而奧妙地在幻變陣陣的風不斷地吹拂在黑暗的樹梢嘶吼咆哮的雷聲震響在遠處的地平線上。

我取道於後樓梯到了我的房中,我那已熟睡在地板上的老僕,當我跨過他的時候,他醒過來,見到我就告訴我,母親又怎樣地動怒於我,幾次要遣人前來,全給父親阻止住了,(寢前不向母親道個晚安和祝她的福,在我從未有過,今晚我也祇得破例了)。

我告訴老僕今天由自己來解衣就寢,同時就把獵燭熄滅。但我既不解衣,亦不就寢。

我悠久地坐在椅子上,好像受了幻術的迷似的。我覺得這樣新穎這樣甜蜜啊……我坐得靜靜地,不迴顧,不移動,緩引着呼吸,祇是輒在一種回憶之下不時地靜笑,或自打着冷顫想着我已陷入了戀愛,我愛的是她,我已得到了她的愛。想到這種種頓時有個瑞達的臉於黑暗中在我眼前浮現——浮現着,不見消逝;她的唇邊仍是蘊含着一縷同樣的俊笑,微在一邊把眼睛疑問地,夢幻地,溫柔地看着我……如同與她分別時的情景一樣。

這後我始起立，以足趾步往上牀，仍未解衣，把頭放上枕，這樣小心翼翼地，似乎惟恐充溢在靈魂中的什麼受到暴行的紛擾……我躺下來，但不閉上我的眼。偶見窗外一種光的閃爍繼續着射進房來……我即起來看着窗戶。那窗架和那神祕地模糊地光照着的窗玻璃，清楚地可以辨別得出來。

這是暴風雨了，我想，這確鑿是暴風雨了，且以其不論遠近地在吼號，以致雷聲也不能耳聞了；只有朦朧的，分岐着的長電光繼續着閃掠在天空；但這閃爍着的看來不像什麼電光，這樣地在戰慄和痙攣反如將死之鳥的翅翼了。

我起來，走到窗邊，站在那裏直達次晨……這電光沒有一刻的停息，這便是農民間所稱的「雀夜」了。我注視着那啞然無聲的沙地，尼可基花園的黑團，和遠處建築的黃色正面……這都隨着電光而在震撒着，我專一地對之注視着，不肯把目光收回來；這種默不作聲的電閃，這種光鏢，似乎與我內在的祕密之火相互應和。

晨曙始現；天涯浮布着的彩霞塊塊。旭日將升，那電光終究漸趨於灰淡而停止了；那耀灼的閃光也漸見漸少，後來終於湮逝於就來的白天光中了……以至閃動在我內在的情火也消失了。我很覺困疲和優閒……但瑞達的幻影仍勝利地浮現在我心頭。不過這幻影也似乎變得靜穆，好像方自池葦中飛出一隻白鶴，站在濁境中愈益秀美似的，及我將近入睡，我還投身在它之前陳獻着暫別的尊崇……

啊，甜蜜的情緒，溫良的諧和，平順心地的釋然，初試戀愛的幸福，它們何在，它們何在呢！

八

次晨，當我下樓用早茶的時候，就遭了母親的責罵——總算非我所料地那般嚴厲——這得我就把怎樣消磨昨夜的事告訴她，我回答她瞞了細情祇是簡單的數語，且還自裝着不作爲奇的一副神氣。

「無論如何，他們這般人都不是善良之輩，」我的母親戒備我，「你不去準備你考大學的功課，全不

道做點工作，祇曉得去到那裏專事嬉戲。」

關於我的求學方面母親所垂念的我早知祇限於此，故我覺得無須去回答她；但早茶之後，父親以臂挽着我同往園中，堅持我告訴他在柴齊金家中所見的一切。

父親對我有種不可捉摸的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本就不可捉摸的。我的教育他全不與問，也甚鮮和我談話，但我的情感，他從不付以傷害的；他尊重我的自由，對我——我可以這樣說——總有一種相當的禮貌……但從不讓我去和他接近。我愛他而也崇拜他，他堪稱是我理想中的男人——天啊！不知怎樣地我竟如此深情地委身於他，要是沒有他，我的意識要停止活動的呢！當他高興的時候，凡屬了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從速地引我對他起種無限的威信。有時我神魂豁達地同他談話，如在善友良師之前一樣……有時他會忽然絕我遠去，看來固不免仍是溫和有情，但他始終是絕我遠去了。

適或在他興濃時，就會同個孩子一樣和我玩耍與遊戲（他愛做體育方面的運動）；有一朝——這是永無再得的機會啊！——他撫愛我用這樣的溫和，我感應得幾乎流淚了……但這種的精神和溫柔在今已是全屬往跡，這種情形在我們之間曇花一現，使我無由以繫維於將來——這對我如若一夢。有時我細審着他秀美光明的臉……我的心戰慄着而全身委屬於他了……他若明知我在內活動的一切，順手一摸我的頰便去了，或去做點工作，或善於冷若冰霜似地而冷若冰霜着，從之我也速自退下而冷卻了。

他鮮有的友愛，不會為我的請求而發作的，總是非出於意料地流露於實際。後來我把他的性情考慮了一番，結果我洞悉到；他是無有餘心周慮到我和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心原來別有所用，而且能從別方面的關切得十分滿足的。

「你照你的能力做去，不要受人家制裁；你行你素——那末人生的意義就在其中了，」這是有天他對我說的話。別有一朝我會自擬為一個年輕的平民主義者對他，發表我關於自由的觀點（凡在我所認為是他仁厚的一天；我則如我欲的同他談話了。）

「自由。」他回答，「你知道有什麼能與人以自由。」

「什麼話？」

「意志，祇有個人的意志，它能給你一種力，一種比自由更強的力。如其你知道去怎把意志使用，那末你自由了，如愿了。」

我的父親，他所視為比任何都寶貴的是永生，永生……抑若他是預知自己不得久享人生「意味」的，果真在他四十二歲就逝世了。

我詳細地把昨夜在柴齊金家的種種告訴了父親。他似聽非聽的坐在園中的椅子上，把手杖劃着地上的砂泥。他輒自笑着，屢屢對我釘射着光亮滑稽的眼光，且時時以細雜的疑問和同意來探問我。在初連瑞達的名字也拮口不提，但我始終未克自禁着，而開口讚譽她。父親只是在笑，迄後他變為沈思地，挺個腰就站了起來。

我記得如遇他要出門，事前必先吩咐備馬。他原是個有能耐的騎手，且較諸留氏有過之無不及，自有駕馭頑馬的祕法。

「父親，我可和你同去嗎？」我問。

「不可以。」他回答，他的臉上復現着固有的親愛的表情。「你可獨自去，要是你高興，去告訴馬夫說我不去了。」

他向我轉過背來就忽忽去了，我在後面看着他經過門去就不見了。祇見他那沿着圍牆在移動的帽子；他是走進了柴齊金的家。他就攔在那裏為時不過一小時，出來又上市鎮去，至晚方歸。

中餐後我又去到柴齊金家中，走進客堂祇見那個老夫人在那裏。她看到我拿枚繡針在搔她帽下的頭髮，突又問我可否為她抄張請願書。

「可以的。」我坐在椅邊上，回答她。

「最須當心的是要把字母寫得大點，」她給了一張污穢的紙，這樣說：「今天你能否寫好嗎，先生？」

「可以，我儘在今天抄好是了。」

巧值次室的門開來，從門縫中我看見瑞達的臉，顯得很蒼白而憂傷，頭髮任意地懸在後面；她注視我以她冷靜的大眼，跟手就輕輕地關上了門。

「瑞瑞，」老夫人叫，可瑞達不應。我帶了老夫人的請願書返家，爲此費去了一個黃昏。

九

那天是我「伊始愛情」的一天。我現在回想起來，記得在當時有一種如人初試服務時所感到的感覺：即是我今已非一個孩子，我是在嘗戀愛滋味了。我嘗說那天是我伊始愛情的一天；也未始不可以說，是我伊始苦痛的一天。遠開了瑞達我便不安，心中空虛，對於什麼都覺討厭；日繼一日地廢寢忘食地想念她……遠離着她我真不安啊……但在她面前我也不見得較爲舒適。我嫉恨；我自怨自己的不長進；我愚極不堪地憤怒或鄙視自己，不過，一種難以抗衡的力把我拖近她去，且在每次走進她的房間就感到，那歡喜的戰慄。

瑞達已知我在戀愛她，其實我也決不在想要隱瞞。她把我的愛情在取樂自己，給我以愚弄，時而愛撫我，時而虐待我，我以爲最值得的事是：能給人家恣意地不負責地從你得到至樂至愛的根源與因由，因此我是像蠟塊似的左右在瑞達的手中了；實際上，我也不是僅有的人在戀愛着她。凡屬她家的訪客鮮有不爲她而熱狂，而她乃自居主位地把他們操縱着。她自娛着誘起他們的希望，又給他們以畏懼，或十指自如地把他們玩弄（她稱此爲「碰頭」）他們不做一個抵抗的夢，祇是熱誠地服從着她。

她那生命和美麗這樣地充溢着的肉體，有一種具有狡猾和隨意，靈敏和單純，沈着和談諧的特殊魔力；凡屬她的言語行動，盡覺維妙維肖，這抑若是她獨有的權威的顯著的行動。她的不時在變化和起着作用，幾在同時內能表示諷刺，夢境和深情，各色不同的情緒，優美而劇變得如像佳日風中的浮雲的黑影似的，相互

不絕地在她的唇邊和眼上追逐。

崇拜她的逐個人都是需要她的。她有時稱他爲「我的猛獸」，有時僅喚「我的皮羅受羅」，是樂從地爲了她的理由去赴湯蹈火。他既鮮有智力上的活動和其他的特長，但他曾向她求過婚，這件事在人家看來是下意識的，纏擾而無足關心的。孟達納以詩人的一端尙還適合於她的生性；他的氣魄冷靜如一般作家的人，他自作想頭地欲使她相信他在崇拜她，而寫了很長的詩來歌頌她，且用一種似假似真的特別的熱誠讀給她聽。她同情於他，同時又略在嘲弄他；她對他原無所謂信仰，輒在聽他熱情傾洩之後，說要清淨空氣便叫他讀普金的詩。

魯欣這諷刺的醫師，說話是這樣的尖刻，他比誰都洞悉於她，又比誰都愛她，雖然他當着她的面或背着她背責備她，她無法地尊敬他，但也就此而給他以虐待，有幾次她用一種特別的惡意的欣悅，俾他也覺是個在她掌握之中的人。

「我是個浮徒，我是個無心人，我天生是個女伶。」有一天我也在場而她對他說：「好得很！給我你的手，我來把這針刺下，你一定爲這位年青人看着而害羞，刺得一定受痛，但你仍得要笑着忍受，你這誠實人。」

魯欣臉紅着轉過方向去，咬緊了他的唇，果真伸出手來。她以針刺入，他如望地開始笑了……她也笑着，針刺得非常深，還窺看他那無法忍受的瞧向他處的眼……

我一點都不明白瑞達和馬理基的關係。他爲人聰明，美貌而且多才，但美於曖昧和虛僞，對這就是十六歲的我也很明悉，可我很奇異瑞達竟未注意及此。此或當她注意及此而不見有表示的緣故吧。她那不規則的教育，異樣的交友和習慣，母親的恆常離家，家庭的貧窮不稽，在她享受自由以來的一切，和她較諸人們爲超脫的意識，發展了她一種半輕視的，任意的，苛刻的缺點。隨時所遇的無論何事，如牽斗沒有了糖，或耳聞得什麼非議，或客人們起了爭執——她僅搖搖她的頭，於是，「這算什麼一回事」，而似全不在意的就完了。

但我的血會在燃燒着，而且很含怒當馬理基走近她去，用一種狡猾如妖狐般的行爲，泰然地附上她的椅背，顯出自足的諂媚的巧笑而細語在她的耳邊，她則兩手交叉在胸膛，貫注地看着他，而且在微笑，和搖着她的頭的時候。

「有什麼惹你去接近馬理基伯爵呢？」一天我問她。

「他有這樣美麗的鬚鬚啦，」她回答，「但這是不干於你的。」

「你無用多慮我去接近他，」另一次她對我說，「不，現遇的人我不會去關心他們的。我須求一個能够主宰我的人……但是，可謝的天，我盼望我永不遇有這樣的一個人！我是不甘受制於任何人的指爪之下的。」

「那末，你就永無所謂愛的。」

「在你，我不是愛你的麼？」她說，又在我鼻端上把指甲點了一下。

誠然！瑞達是把我公然取樂於自己了。在近三星期內我每天和她見面，而什麼事都和我同做！她雖不大來到我家，但我也並不引以爲憂，在我家她就一變而像個少仕女，像個閨閣小姐；我看得不禁有點受怔，我恐怕着在母親前面洩漏我的隱情，她對瑞達老大地多嫌着，眼含敵意地看着我們。父親在我倒不引以爲可怕，他好像不來注意我。他對她不大多談的，不過所談的話往往來得機智和意味深長。

我不工作也不讀書，甚至既不去鄰近散步也不去騎馬。我像一隻受縛的甲蟲，環着我愛的小廂房繼續地走動。我渴愿在那裏永留，似乎要……但終歸是不可能的事。爲此我引得母親的責罵，有時受了瑞達的逼逐而旋家。於是我就不是去籠絡於斗室之間，就是去園底爬上那現已顛殆的暖花房的屋頂，腳懸於面路的牆上而儘自坐着，毫無所見地向前注視而又注視。白蝴蝶在塵灰滿積的上面，聊懶地在我身旁飛翔；大膽的雲雀，不遠地停息在半損的紅磚堆上，在如狂地啁噪，使勁地搖尾，打轉，和嘴喙它的尾毛；那不足輕重的鳥鴉，時繼時息地啼叫着，它在一株樺樹的禿梢上，坐得高，這樣的高；太陽和微風，在柔韌的樹枝上輕順地玩意；鐘

繞在我耳邊的從唐寺發出的鐘聲，很是靜穆而又聊賴；那時我只是坐着，注視着，傾聽着，同時我的滿懷被一種莫名的感覺包括，傷感歡樂，將來的幻想，生命的願望與恐怖所充塞了。但那時我對此都是莫明其妙，對於紛紛穿過我心頭的一切也是不見稱名，或者付以一名稱之——稱之曰「瑞達」。

瑞達仍還視我如鼠般的玩弄我，她和我戲嬉，我就整個地受驚若寵了；一旦她又會忽然投下我，致我不敢走近她——不敢看她。

我記得她對我冷談過好幾天；我在十分感喪中，悄悄地潛行到她家去，正遇老夫人以經濟事件的失敗，同警察局辦過交涉以後，在咒罵和怨艾，而我竟不以當時環境爲意，試自走近她去。

有一天我正在園中熟悉的圍牆旁邊散步，看到了瑞達；她兩臂斜撐着，絕不動彈地坐在草上。我擬若無其事地走開的，但她忽然舉起頭嚴森地叫我去。

我自餒着，在初不懂得她的所爲。及她再次做着記號，我方急急越過那圍牆而快活地奔向她去，但她止我以目，以手勢住我於距她兩步的路上。我不勝驚惶失措，不知怎樣才好，無端地就在路邊跪下了。她是這樣的蒼白，臉形表示着這樣難堪的苦痛，和這樣濃厚的疲乏，這誠引得我心中的劇痛難忍，我不期然地對她喃喃：「什麼一回事呀！」

瑞達伸出她的手來，採了一片草葉，咬着，又丟下。

「你十分愛我嗎？」她後來問，「是嗎？」

我沒有回答——誠然有何回答的必要呢？

「是的，」她再次說，又如前地看我一眼。「這是必然的。同樣的眼，」她接着又說，既而沈於深思，以臉藏於手中。「一事一物的生張對我是這樣的可厭啊，」她喃喃着，我該早到世界的另一端去的——這我不克忍受了，這我不克安排了……我的前面更有什麼啊……唉，我真下賤啊……我的上帝，我何等下賤啊！」

「爲了什麼呢？」我關切地問。

瑞達沒有回答，祇聳一下肩膀。我還跪在那裏，感極傷感地看着她。她的話句逐個字雕在心頭，刺入我的胸中。這時我願意捨棄我的生命，惟望她能不悲哀，我凝視她——我固不知道她爲何自詡下賤，但我能顯然想像到，她是如何受了難受的懊喪，忽然跑到園子裏，而像被鎌刀所傷地栽倒在地。

環着她的都極明亮而青碧，風蕭蕭於樹葉中，時而吹搖着黑莓樹的長枝在她的頭上。又聞得有鳩鳥的叫聲，和蜜蜂低飛在疎草間的嗡嗡聲。高出頭頂的也是光明地放射着燦爛——惟我是這樣的抑鬱啊……「爲我讀首詩吧！」瑞達低不成聲地說，自身以臂支撐着；「我喜歡你的吟誦。你吟詩的聲氣固不免單調，但這是無礙於大雅的，爲你年紀究屬還輕，爲我讀一首「登喬奇山峯」的詩，先且坐下。」

我就坐下讀了一首「登喬奇山峯」的詩。

「人心可以放棄一切，但不能無戀愛。」瑞達也說。「這是這首詩的優美之處；詩實是屬於理想烏有的，而烏有不但較好於實際，且愈近於真理。」可以放棄一切但不能無戀愛——意思即原非所欲，但難禁不欲。」

她復歸於沈默約有片刻，然後立起身來，說：

「來吧，孟達納和母親同在門中，他帶給我詩，但我違棄了他。他的情感必在憎惡我了……可我也是無法啊！這一切將來你總有明白的一天的……但望不遺怒我！」

瑞達急促地牽着我的手在前面跑。我們同回廂房。孟達納從事他的殺人者的詩，這是新近出版的，但我不聽他。他如怨如慕地吟誦他那韻腳不齊的詩，那交叉的韻律做得這樣參雜膚淺，讀起來好像小鐘的叩鳴。這時我祇瞧着瑞達，而試在推究她最後數語的含意。

「或者有個未成名的勁敵，恐嚇和克服了你嗎？」

孟達納忽然用鼻音讀出此詩——我與瑞達相對看了一下。她快下視臉上漸顯漸紅，我見得她面紅了，帶着恐懼在打冷顫。以前我祇妒嫉她，但是僅自此始，我心中活躍着切實的概念了，關於她的沉入於戀愛。

「天啊！她是在開始戀愛了！」

十

自此也就開始了我真正的苦悶，我不斷地磨折我的腦袋，出爾反爾地變更我的心境，不過，還是竭其所能地觀察着瑞達，顯然的，她是完全變了。她始自去踽踽獨行——且很悠長的。有時她不愿接見來客，祇是幾小時地獨守於斗室。前此她是從未有過這種的習慣。我也偶然變得——或是想像吧——非常敏銳了。

「是不是這個人呢？還是那個人呢？」我內心焦灼地忖測着，逐個她的垂涎者而自問着。馬理基伯爵，擊動我視爲比他人最堪注意的人，惟爲瑞達的原因，對此自作的臆斷我是羞慚了。

我的警防不周，這秘密似難瞞過於人，果然，魯欣醫師刻就看透了我。但在最近他亦改變了；身體漸趨瘦弱，如常的笑，是較前空虛，惡意和短促，以前的輕描的諷刺和伴作的嘲弄，爲一種難禁的神經質的焦灼所替代了。

「你爲什麼無間隔地托身在這兒呢，青年人？」有一天，當我們僅是二人留在柴齊金家的客堂裏的時候，他對我說。（小姐出外散步尚未回家，老夫人的尖聲可聞；她是在罵女僕。）「你當要讀書，工作——趁着你的年青，而你在作什麼？」

「在家中你又不知我是否在工作，」我回答他時口氣傲慢，但亦口氣狐疑。

「你真用功啊！恐怕這是你口頭說說而已，算了，我也決不來吹毛求疵……在你的年紀，那是應然之事。但你竟會走入此門也是你的不幸。你可認清這是怎樣的人家！」

「我不懂得你，」我說。

「你不懂，真真笨啊。我是在略盡一點指點你之責。像我這樣的老鱈夫，方可來此，始能無害於我們呢！我們已經老練了，無物引能自傷，亦無何物能引爲害；但你的皮膚尚還柔嫩——此地的空氣有損於你的——」

你聽着，你將從這得到傷害的。」

「怎麼呢？」

「唔，現在你可好？你是帶個普通狀態的人，你所設想的是什麼——裨益於你嗎——有利於你嗎？」

「唔，我所設想的是什麼？」我說，我心中知道這醫師的話是對的。

「啊！青年人，青年人，」醫師用一種指示此二語含有於我極端侮辱的音調而接着說，「你的隱瞞有什麼用？你的所想已在你的臉上了。但是，這種談論復有什麼用，我也可不來這兒，要是……（醫師緊蹙了下唇）……要是我不是這樣一個奇特的人，而我更可駭異的，像有智慧的你，怎麼不對你的周圍見個明白？」

「發生了什麼？」我滿懷着注意，插口問。醫師用一種諷刺的憐憫看着我。

「真糟！」他如對自己在說，「他像什麼都不知道的那末，我重行告訴你，」他舉高聲來又說，「這空氣在這兒是不適於你的。你喜歡來這兒，究爲什麼！清潔又芬馨固然充滿在暖花房中，但那裏是無人居下的。真的！照我的所說做去，快回你的書中去。」

那老夫人來了，開始對這醫生苦訴她的牙痛。至後瑞達也出現了。

「哦！」老夫人說，「你須得爲我罵她一頓，醫師。她終日在喝冰水，唔，這水豈對她脆弱的胸有好處嗎？」

「爲甚麼你這樣？」魯欣問。

「唔，有什麼關係呢？」

「什麼關係？你如中了寒會致死的。」

「真嗎？你以爲會這樣的麼很好！——真正好極！」

「好想頭！」醫師呢喃着。

這老夫人已去了。
「是的，好想頭。」瑞達復說着，「長生果真是驅氣嗎？祇須一看你的周圍，是如意的嗎？你當我不懂得

這個，不覺得這個嗎？這個能給我以快慰——喝冰水，你能保證我這樣的生命是高貴於一時所得的快樂的嗎？——幸福，我甚至不愿意到它。」

「啊，好極！」魯欣回答。「反覆無常和不負責任……這是你的寫照；你的整個天性全在其中了。」
瑞達神經質地笑着。

「你是落伍了，我的醫師。你失去了真確的眼光來看，你是掉在時代的背後了。請把你的眼鏡戴上。我今已不在善變的脾氣之中了。我愚弄你們，也愚弄我自己……以有不少的戲笑存於其中，以至不負責任的話……「禍帝埋」瑞達頓着腳忽然增加說，「不要做成這樣森沉的臉。我不愿受人來憐憫我，」她很快地出室去了。

「這是有損於你，有損於你的，這種氣氛，青年人」魯欣又對我說。

十一

當天的晚上常來的客人又在柴齊金家中聚集了。我是一分子。談話轉到孟達納的詩，瑞達誠心地對這表示讚美。

「但你以為怎樣？」她對他說，「要是我是個詩人，我必選個十分新穎的題目。或許這是毫無意義的，但一種奇異的概念往往來到我的腦中，特別在早上我不能入睡，天空顯得蓄薇色和灰色的時候，例如我愿意……你們不笑我嗎？」

「不！」我們異口同聲地叫。

「我愿意描寫」她接着說，在胸前交叉着兩手而在遠處釘着眼睛，「在一寂寥的河上，夜際來了一隻大船，船上載着一大羣的少女。她們趁着月光，大家都是白衣白帽，同聲唱着讚美詩一類的詩。」

「是，是，說呀！」孟達納情在夢境似的說。

「嘩地來了一陣吼號聲，狂笑聲，火烈聲，擊鼓聲……這是一隊女神帶唱帶喊地在跳舞了。詩人這是你的本務從事於下面的……可我所喜歡的是火炬發着紅在大量地冒煙，女神們的眼睛閃着光輝，在他們的朽暗的花圈下面，還有虎皮，酒具和黃金——許多黃金……不要忘記了。」

「這黃金應作什麼用呢？」孟達納向後一掠他的光髮和掀張着鼻官問。

「作什麼用可以飾上她們的肩臂和腳肘——以至各處，聽說古時的婦女有金鐲戴在腳踝上的。女神招呼船中的少女到她們那裏去。許多少少女就停止了唱讚美詩——她們不能再下唱，——但她們不動彈，由河水送她們近岸去。忽然其中慢慢地立起一個人來……這你須得精細地描寫，在月光中她怎樣緩緩地起立，和她的伴侶怎樣地在恐懼……她跨出船邊上了岸，被神女們圍住了，被神女們劫入夜的黑暗中去了……這兒有一種如雲的煙霧和紛亂的種種也可列於描寫的。結果祇有神女們尖叫的聲音，和留在河岸上的少女們的花圈。」

瑞達不說下去了。（「啊！她已沉入於戀愛了！」我又想。）

「完了嗎？」孟達納問。

「完了。」

「這不能作一首完全的詩材。」他目空一切地說，「但我可以照你的概念來做首抒情的片斷詩。」

「是否把浪漫主義的風格？」馬理基問。

「自然，把浪漫主義的風格——拜倫的。」

「唔，我以爲，荷哥勝過拜倫，那少年伯爵忽略地說，「荷哥是愈有意味。」

「荷哥是第一流的作家。」孟達納回答，「我的朋友頓高希，在他的西班牙文的小說埃爾·屈浮多

中……」

「噲！可就是那本問號倒書的書嗎？」瑞達中斷他的話問。

「是的，這是西班牙的風氣。我說關於頓高希……」

「啊，又來辯爭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了，」瑞達第二次中斷了他的話說。「不如我們來遊戲的好：」

「來賭賽，」魯欣說。

「不，賭賽怪討人厭的；還是比賽的好。」（遊戲這是瑞達發明的。隨便固定一件事物，各人再試比以其的事物，比得最好的人就有賞。）

她向窗戶走去。太陽剛欲西落，大片的彩霞高掛在天空。

「有什麼像這裏的？」瑞達問，不等回答又說，「我想當克里派塔去會見恩東的時候，所駛的金質船上

的帆篷，倒與此很像。孟達納，你可記得這故事，是你不久前告訴我的。」

我們公認這是最切合的比擬了，無人能想出比此更好的一個來。

「恩東多大了？」瑞達問。

「一個青年，無疑的，」馬理基說。

「是的，一個青年，」孟達納肯定地證實。

「不是的，」魯欣叫道，「他是年過四十的人了。」

「年過四十了，」瑞達就着說，一面給他一個迅速的掃視……

十二

不久我即返家，「她已沉於戀愛中了，」我的唇邊又無意識地說出……「但同誰呢？」

日去無止。瑞達愈變愈奇，愈見令人難解了。一天，我到她那邊去，看見她坐在一張藤椅上，頭附在尖削的

桌邊上，她立起來……淚痕滿面的。

「啊，你！」她面帶瘳笑說，「過來。」

我走近了她，她放着隻手在我頭上，忽然抓住我的髮開始拉着。

「我痛啦！」至後我方說。

「啊！你痛！你當作無物致我疼痛嗎？」她回答。

「噢！」她看見她拔出了我一小束的頭髮，突然地叫着。

「怎樣了！可憐的福帝埋！」

他把拔出的頭髮小心地撫玩着，把它纏在指上造成一個指環。

「我將把隻小箱藏着你的頭髮掛在我頸上，」她說，同時淚水已汪汪在她的眼中了。「這樣，多少可以給你一點安慰罷……而現在，且再見。」

我回家，發現一件不快意的事在家內發生了。原來母親與父親正在口角；她藉故在譴責他，而他呢，習慣地保持着卑恭而冷談的沈靜，旋即離她而去。我聽不出母親在叨叨着什麼，其實我也無心去兼顧於此；我僅記得當這一幕過去後，她領我到她房內，極不愉悅地譴責我，關於我的常去訪晤那位小姐，她是母親所稱爲什麼都做的女子。我吻她的手，（這是我當要中斷會談時所常用的方法，）就回到自己房中。我被瑞達的淚完全克服了；果真不知想着什麼才好，恨不得哭個爽快；我終歸還是個孩子啊，年紀雖到了十六。

我今不以馬理基爲念了，不過皮羅受羅看來日見得可怕，他虎視着這位奸刁的伯爵有如狼對於山羊似的，但我對於何物何事都不再想起了。我置身於想像中，時在求着迴避和孤獨。我是特殊地愛那萎頹的暖花房。我輒往爬上那高牆，棲坐在那裏，自想長成這樣一個寡歡寂寥憂傷的青年，自己也不免淒涼——而自己竟這樣地耽溺其中，藉此傷感的感覺又覺得怎樣地安慰啊……

一天我坐在高牆上正在遠眺和聽那鐘聲……忽然一種東西向我飛來——既非風聲亦非顫慄，但像一陣香氣——這像有人來了這感覺……我就往下看。在下的原來是瑞達，她沿着小路，身穿淡灰色的衣服，肩上荷着一把桃花色的陽傘，匆促地走來。她看到我就停下來，掠過草帽上的垂帶，她舉起柔順的眼來看着

我

「你做什麼坐在這樣的高處？」她帶着似若稍奇怪的笑問我。「噲，」她接着說，「你屢說在愛我；那末跳下來這路上，如你果真地愛我。」

瑞達的話還未完結，我已如被一人猛力一推似地躍了下來。這牆頭約有十尺四高。我雖以腳着地，但這一跌究屬非比尋常而至一蹶不起；我倒下了，竟至暈去了一刻。當我復原過來的時候，眼未張開就覺瑞達傍我猶在。

「我親愛的孩子，」她俯下身來，聲調帶點驚異的溫和說，「你怎可以這樣的；你怎可以遵從我……你知道我是愛你的……起來罷。」

她的胸膛靠着我在起伏，她的手在我的頭上撫摸，忽然——我的情感在這時不知怎樣了——她的柔潤而新穎的唇壓上我的臉……觸着我的唇……雖然我眼還閉着的，但瑞達從我面上的表情，已看出了我恢復了意識，她即從速地站了起來說：

「噲，起來罷，頑童，蠢蟲爲何躺在灰塵裏？」
我就起來。

「我的陽傘呢？」瑞達說，「我不知丟在何處的，莫這樣地看着我……怪癡相的！你受傷沒有？被蕁麻刺傷嗎？莫再對我看了，告訴你……但他不懂得，不來回答我，」她像爲自己說的……「回去罷，福帝埋回去洗滌一下，不要跟着我，不然我要動怒而不再……」

她沒有完結她的話句，就匆匆地去了，我仍在路旁坐着……我的兩腿不願支我以起，手被蕁麻刺傷了，背脊在疼痛，頭在暈眩；但我這次所經驗着的愉快的感覺，在我的生命中就從未有第二的再嘗。這在我筋骨中始使疼痛變爲甜蜜，既而表現於外而致我歡躍和歡呼，啊，我始終還是個孩子。

我很驕傲而且怡然的，在這一天，臉上是這樣顯然地保留着瑞達給我接吻的感覺，我在一種雀躍的戰慄之下，回想她所說的一字一語，我懷着我那意外的歡樂，覺得屬實地在怕，又屬實地在不願看見她，引起這種新感覺的她。這似乎對我，使我在命運方面無須多求什麼了，現在可去「深吸了一口最後的氣就死吧。」次日，但當我走入廂房的時候，很是覺得窘迫，這個我在一種泰然自信的表示之下，試自隱諱着自己，俾以適合於人相信他是知道怎樣保守秘密的。瑞達接待我很冷淡，並無何種情感，僅向我搖指問我有沒有跌傷？只我所有的泰然的自信和神祕的神氣，同着我的窘迫一起在轉瞬間消失了。本來，我並不在期望什麼特殊的遭遇，但是瑞達的坦然自得，不啻一桶冷水澆過我的全身。我留在她眼中，不過視似一個孩子，我真極端得覺得悽愴啊！瑞達在室中徘徊，當與我的視線相交時，就淡淡地對我一笑，不過她的心念是別在一方的，我明白地看出……

「關於昨日的事，我可要提到呢！」我忖度着；「來問她，到那兒去，去得這樣匆匆，無論如何來問她一個明白」……但我帶着失望的姿態終於去壁角裏坐下了。

皮羅受羅來了，我見到他心甚慰藉。

「我未能替你找到一匹好馬，」他聲調不快地說。「留塔保證一匹，但我不能把握，恐怕……」

「恐怕甚麼？」瑞達說，「我可問問麼？」

「我恐怕的嗎？恐怕你不知怎樣騎馬，惟恐要發生意外！你何從起了這個騎馬的妄念！」

「唔，這是我的所好，野獸先生。既這樣說，我就去問庇多凡雪利吧……（我父親名叫庇多凡雪利，我真駭異她說這個名字是這樣較妙而自然，她像確信他專在備着為她效勞的。）

「啊，是了，」皮羅受羅回答，「你擬欲同他去騎馬嗎？」

「同他或別人都與你無涉，但終不和你同去。」

「不同我去，」皮羅受羅也說，「隨你的願，不過我總得替你找到一匹好馬。」

「可以，不過你要記着，老馬你還是不送來好，警告你，我要騎着馳騁的。」
能給你騎着馳騁不必說……你同那一個一起去，是馬理基嗎？」

「同他又有何不可，多事先生，噲，算了吧，」她又說，「不要睜視我也就帶你去罷。本來你多說什麼馬理基的——討厭的！」

她搖搖她的頭。

「你算來安慰我的吧，」皮羅受羅憤然地說。

瑞達半閉上眼。

「這算安慰你嗎？喔……喔……喔……多事先生！」至後她說，彷彿沒有別的話說了。「你呢，福帝埋可願意和我們同去？」

「我不高興……有着許多人，」我呢喃說不擡起眼來。

「你要「嘯談」嗎……好，」給自由者以自由，給聖徒以天國，」她太息着說，「皮羅受羅出賣點力，在明天我一定要一匹馬。」

「啊，這筆錢從那裏來？」老夫人插入說。

瑞達盛額着說：

「我不用向你耍；皮羅受羅相信我的。」

「他會相信你，他……老夫人咆哮着，突然又音高抵極地呼喊，「唐希卡！」

「媽媽，我會給你一個鳴鈴過的，」瑞達說。

「唐希卡！」老太太又叫。

皮羅受羅要去；我也和他一同走了。瑞達未嘗留我。

次日我起身很早，自己削了一根手杖就到巷門外去閒蕩，我想從散步聊以消愁。這是個可愛的一天，天氣明朗不熱，新鮮宜人的微風噴蕩適中地漂漂於地面上，致得各物有條不紊地在起伏。我漫遊了好久，然後又越過土墩穿過樹林；我不覺得有甚快慰，本來我離家時就付念找求抑鬱的，不過那青春，秀美的天時，新鮮的空氣，心向轉變的愉快，臥在荒涼一隅，厚青草上憩息的甜蜜，在我反佔了優勢；以及那永不忘懷的話語和接吻的留像，又自動在我靈魂中活躍了。

我甜蜜地在想，瑞達對我的勇敢與有爲……必有一個公正的報應的……「別人或許似乎比我更好，在她看來，」我默想着，「由他們罷！反正他們僅是嘴說說要作什麼，而我則如望地做了。我爲了她，沒有什麼不願去做的啊！」

我的幻想抓住了我。我始自想像怎樣從敵人手中把她救出來；怎樣在血中以武力自監牢裏把撕碎了而我再死在她的腳邊。我又想起一幅掛在我們客堂裏的畫——默勒阿帝救默達——但至此我的注意被一隻花斑的啄木鳥分擾了，它匆忙地爬上一棵樺木的小枝而在枝後不適地在窺視，先向右邊看，後向左邊看，同個低音琴後面的音樂家似的。

後來我唱着「不是白雪」的歌，以及唱完了聞名斯時「我期待着，當西風涼人的時候」一曲之後，於是又朗誦荷玉可的悲劇中由默克同星的談話。我且試着集成一首感傷的韻文，構造行節的結韻用「啊，瑞達，瑞達！」但未克成篇。

爲時將近午餐了。我走進那豁谷；那裏有一條通到市鎮的沙泥狹徑，我沿着這狹徑走去……聽得有馬蹄的笨重在後面响，我就停下來，脫下帽；本能地環顧着，我就看到了父親和瑞達。他們是並肩地騎在馬上。我的父親對她在說着什麼，向她右側着身，手在馬頸上支着，且臉帶着笑容。瑞達祇是默聽着他，眼睛正經地掛下，嘴唇也閉得緊緊的。

在初我祇看見他們兩人，但片刻以後皮羅受羅從林隙的轉角上也看到了，他穿着一身騎兵的制服，和

罩着一件皮外套，和騎着一匹涎沫連綿的黑馬。這駿雄的馬昂首鼻喘，而且在左右跳躍，它的騎者馬上駕馭住牠策往前進。我立在一旁，父親縱着韁繩離開瑞達，她對他漸漸地舉起眼來，就一同飛奔前往了……皮羅受羅飛追着他們，他的軍刀在背後鏗鏘有聲。」

「他是像蟹一般的紅，」我回想，「而她……她卻何故這樣蒼白的呢？跑了一早晨的馬，還這樣蒼白的呢！」

我步武儘大地回到家中，正值飯時。父親在母親的椅子旁邊坐着，早已換上了就餐的衣服洗過了手；他正在舉聲優閒地如同音樂似的讀一段特不雜誌 (*Journal Des Dames*) 中的文章；但母親聽之不並注意，當她看見了我，便問我在何處賣了個整天，又說我去盤桓在祇有天知道的地方，同祇有天知道的人為伴，她是不歡喜的。

「我不過個人去散散步而已……」我正擬脫口回答，但看看父親，莫明其妙地終於靜着未响。

十五

後來一連五六日，我難得看見瑞達；她說略有小恙，訪此廂房的來客仍接見的——他們認為來訪是他們應盡之職——只是孟達納除外，他是因為沒有獻殷勤的機會而懊喪着賭了氣的。皮羅受羅落落寡言的，臉紅紅地坐在一個壁角裏，胸前是滿綴着紐扣；在馬理基的風雅的臉上不時地顯露着惡意的微笑；他已屬實地陷入了瑞達的嫌棄，因此用着特別的慇懃在諂媚於老夫人，甚至在租來的馬車中和她一同去拜訪總督署。而這次的行程仍告無益，對於馬理基的所獲不過是不快的經驗；他那與某工程公務人員的醜聞又為人所發覺，弄得他無法地祇有請求願諒他的年少失策。

魯欣一天來兩次，但留之不久；我有點怕他，自上朝在言語中起了咀唔之後，但在同時又覺得誠心地傾向於他的。有一天同我閒散於尼可基花園中，他善良可親地告訴我各植物與花卉的名字和特質，驀地裏，不

知所以地，他叫着，自擊他的前額。

「我，愚蠢得真可憐，祇以爲她是個小妖婦呢！這是明顯的克己利人的事呀！」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我又不是在告訴你什麼，」魯欣倉猝地回答。

瑞達迴避我；我的在前——我注意及此——總影響到不快。她無意地迴避我……無意地；這是多使我心痛，這是多麼的磨難了我啊！但對此，也無法可施，我便試自不在她身旁插足，僅在遠處看守着她，可這對我往往是無效的。又同往昔一樣地一種難解的現象籠罩了她；她的臉是反常的，而她本身也同樣地反常了。

我所特別受感的是她在個恬暖的黃昏所發生的變化。我在園中一棵繁榮的接骨木下的矮椅上坐着；我愛這方空地；我能從此看到瑞達的臥室的窗戶。我坐在那兒，高出我頭的一隻小鳥正在忙碌地跳躍於樹葉的黑暗中；一隻灰色的貓，打了一個滿足的欠伸，在園中慎防地潛行，還有初生的甲蟲沉重地飛鳴於空中，這空中雖不明亮而尙還清澄的。

我坐着，而凝視着這個窗戶，等候着看它是否開來；窗果然開了，同時瑞達也出現在窗口。她穿着白的衣服，以至她自身，她的臉，肩，和手臂，也都蒼白得成了白色。她好久地立着不動，視線在她擡起的眉下伸展及她的前面。是在我所未見的，至後她把兩手緊緊地互握着，舉起到唇邊，以至前額，忽然又把手指分開來，向耳後掠了一下頭髮，舉起了兩手表示着決心般的點點頭，就碰然而關上了窗子。

三天後她在園中碰到我，我轉身就走，但她喚住了我。

「把你的手給我，」她神情依舊地對我說，「我們還是在久前聚談的。」

我暗窺看她，她的眼中充溢着溫柔的光，她的臉如在霧中地微笑。

「你的身體還未復原嗎？」我問她。

「不，早已復原了，」她回答，一面去採了一朵小的紅玫瑰。「我僅略覺疲倦，但此就可消退的。」

「你還能復變前狀嗎？」我問。

瑞達把玫瑰花帖近臉勝，我看到那花瓣的反影正映在她的頰上。

「哦，我變了嗎？」她質問我。

「是的，你是變了。」我聲音低微地回答。

「我會冷淡了你，我知道，」她說，「但你切不要以此多心……我也是無法可想……唔，何必再去多談呢！」

「你不要我愛你，實在的！」我陰沉的叫着，心中不自禁地怨暴起來。

「決不！我要你愛我的，不過你不能同以前這樣。」

「怎樣呢？」

「讓我們來做個朋友吧——唔！」瑞達給玫瑰花我聞。你聽着，你知道我比你年大得多——我好做你的娘姑，不可做你的大姊姊呢。而你……」

「你以為我是一個孩子，」我中止了她的話說。

「不錯，是的，一個孩子，但是我很愛你，因為你是個可愛的，善良聰慧的孩子。對你說：從今天起，我授你對待我的僮僕的品爵；而你不要忘記，僮僕們須常在他們的女主人左右的。這兒是你的新榮銜的表象。」一面把玫瑰花插在我上衣的鈕孔裏，她又說，「我寵幸的表象。」

「我曾一度從你受到別的寵愛了。」我吞吐地說。

「啊！」瑞達說，而還給一個斜視，「真好記性呀！是我正預備……」她向我俯下身來，印在我前頰上一個純潔而平靜的吻。

我祇看着她，此時她轉身欲去，對我說，「跟我去，我的僮僕！」就走入廂房去了。我果真跟着她——在整個的驚異中。

「這溫和聰穎的女子，是我所熟悉的瑞達嗎？」我想，我意識到她的步武比前更穩重，她形容比前更加莊嚴而雅艷了……唉！戀愛又加上了生力軍焚燒在我體中了！

十六

午餐後，習常的團體又在那廂房中集成了，小姐也參與其中。一時羣賢畢止，卻如我所永不忘懷的第個黃昏無異；甚至尼米基也跛了足前來，孟達納來得比誰都要早，同時帶來了幾首新作。開場的遊戲仍是賭賽，但沒有了往昔的惡作劇，胡鬧和羶嚷……搗蛋分子消失了。瑞達以較諸往昔所不同的旨趣對這進行的一切。我坐在她身旁，盡我僮僕的資格。在其他的遊戲中，她提出，對於賭賽所輸的人罰他講一個夢，但這未得成功。而他們所講的不是乏味（皮羅受羅說在夢中把鯉魚給他的牝馬吃，這牝馬有木作的頭）就是做作或偽造的。孟達納對我們講着一個有趣的小說；什麼墓穴，帶琴的天使，能發言的花和在遠處繚繞的音樂等。講個一大篇，瑞達沒有讓他講完。

「如其我們來講故事，」她說，「我們每個人要講個杜撰出來的，不可以有所依托的故事。」首次輪到講的是皮羅受羅。

這少年的騎兵是受窘了，「我不會杜撰出什麼來的。」他叫。

「沒有的話，」她說。「噲，你好像，譬如，你已結了婚的，就好告訴我們你怎樣對待你的夫人。你不是要閉鎖住她的嗎？」

「是的，我要把她鎖起來。」

「你還和她同居嗎？」

「是的，我還和她同居着。」

「好極。如果她不甘受你的管，要是她欺騙你呢？」

「我必殺死她。」

「如果她逃了呢？」

「我必捉她回來照樣地殺了她。」

「啊！現在假定我是你的夫人，那末你怎麼樣？」

皮羅受羅靜了片刻然後說，「我必殺死我自己……」

瑞達笑了。「我看這還不算得一個長故事。」

其次輪到瑞達。她眼望着天花板在想。

「喲，聽着。」她後來才說，「我想着的是……你們也可想像，是一所宏偉的王宮，在一個夏夜，舉行一個奇特的跳舞會。這跳舞會是一個少年王后主持的。至於宮中各處的裝璜是金子和大理石，水晶，絲織品，火光，寶石，花，香味，以及各種道之不盡的華麗品。」

「你愛華麗麼？」魯欣問。

「華麗就是美觀。」她回答，「我愛什麼都要美觀。」

「美觀勝過尊貴嗎？」他問。

「到問得怪，我不懂得這些。不要分擾我。這跳舞會真是一個大舉。有許多的年青美貌而勇敢的來賓，他們如瘋狂似地愛着這個王后。」

「來客中沒有女賓麼？」馬理基問。

「沒有——慢來——有的，有幾位。」

「她們都難看的嗎？」

「不，美麗的。但這男子們都祇愛着王后。她的身體秀長而妙條；她有一個小的金冕戴在他的黑髮上。我看看瑞達，這時她在我看來似乎遠非我們一般人可比；她這樣明慧的智力，和這樣的權威在她的素

然的眉際，不禁我就想起：「你就是那王后啊！」

「他們擁圍着她，」瑞達接着說，「她們都對他濫用着極阿諛的話。」

「她歡喜阿諛嗎？」魯欣質問。

「多惹人厭的人！老愛中斷人家的話……有誰不歡喜阿諛！」

「我有一個最後的問題，」馬理基說，「這王后有丈夫嗎？」

「我倒沒有想到這個。算她沒有吧，何必一定要有丈夫呢？」

「真的，」馬理基附和說，「何必一定要有丈夫呢？」

「靜點！」孟達納用法蘭語喊着，可說得很壞。

「謝謝！」瑞達對他說。「那女王雖在聽他們的話，和聽那音樂，但一個都不看他們。在天花板與地板之間的，六個窗戶通通開着，在窗外的是星星滿佈的黑色天空，和個樹木高偉的黑色花園。這王后向這園中張望。窗外林中有的是一個噴水泉；泉水在暗中看來是白色的，它在噴，噴得很高，高得如個怪物。女王從談話和音樂聲中，聽着那濺濺的泉水聲。她凝視着在想：你們這般紳士，貴族，聰明人，和富徒，你們擠圍着我，寶貴我的每句話，願自投死在我腳前，我已操縱着你們了……但外面那兒，噴水泉之側，傍着濺水守立着一個誰都不認識的，我所愛的，操縱我人。他既不穿麗服，也不戴寶石，他在等着我，把握我必會來的——我必來的——誰都不能阻止我的，如果我要離此到他那兒去，和他一同隱跡在這黑暗的花園中，樹木的吼號下，和噴水泉的濺水間……」至此瑞達停止了。

「這就是杜撰出來的故事嗎？」馬理基狡猾地問。瑞達甚至看都不對他看。

「我們將怎麼樣呢，諸君？」魯欣突然說，「要是我們在這來賓之間，而認識那在噴水泉旁邊的有運人。」

「慢來，慢來，」瑞達搶着說，「我來分派你們，各人所應做的。你，皮羅受羅，去惹他來同你來決鬪；你，孟達納替他做首諷刺的短詩……不，你不能做諷刺的詩，當把罷皮的格調替他做一首長詩，投你的作品到

(Telegraph) 雜誌上去發表你，尼米基去向他借……不，你當以重利借給他錢；你，醫師……：「她停了一刻又說：「我不知派你做什麼才好……」

「去做個御醫官，」魯欣回答，「我可勸戒這王后不要在無心應酬客人之下開什麼跳舞會……」

「如你所說的吧，還有，伯爵你呢……」

「我嗎？」馬理基顯出獠笑隨着她說……

「你可給他一點有毒的甜食吃。」

馬理基的臉色略變了一下，轉瞬間裝出猶太人的表情，但馬上就笑了起來。

「至於你，福帝埋……」瑞達接着說，「但這夠了；我們得來玩個別的玩意吧。」

「福帝埋好做王后的僮僕，替王后提着衣裾，當她跑進園去的時候，」馬理基惡意地說。

我臉帶怒容得發紅了，但瑞達急忙在我的肩膀上放攔上一隻手立起來，聲音微顫地說：

「我沒有在你尊前給你唐突的權利，所以現在請你離開我們！」

她指着那門。

「我認罪，小姐……」馬理基吞吐地說，而他變成了很是蒼白。

「小姐說得是，」皮羅受羅叫着，也起立。

「天啊！我受冤了，」馬理基接着說，「我的話實無一點用意，我想……：那可以，我絕不有意要觸犯你們……寬恕吧！」

瑞達對他上下打量了一回，又冷然地笑笑。「那麼，就留着吧，」她舉臂隨地做了一個手勢說。「福帝埋和我本來毋須懷怒，作弄原是你的能事……聽你便吧。」

「寬恕我！」馬理基再次說，這時的我，正把思想貫注於瑞達的手勢上，又對自己說，沒有一個比瑞

達有更加威嚴的王后，能點指一個擅橫的部下，離去此門吧。

自這一場咀唔後，賭賽的遊戲在短時間內就了了；每個人都微覺不適，這不適的來源並不在這次的咀唔，是有其他原因在的，而這些原因可不能十分的確定，大概要以壓迫的感覺為主吧。沒有人提起這個來，但每人都意識到自己，而且也意識到他的鄰席。孟達納對我們讀他的詩，馬理基以過分的熱心在讚賞他。

「他要表示他自己現在是怎樣的良好呢，」魯欣對我耳語着。不久我們散會了。一種常幻的影子似乎罩上了瑞達，老夫人自稱頭痛症發作了，尼米基也開始告訴他的瘋症……

我不能長時入於安眠，我實被瑞達所說的故事打擾了。

「可有什麼暗示存於其中嗎？」我自問。「而是誰，是什麼她所暗示的呢？要是真的有所暗指……則我們將如何決下心來呢？不，這是未必有的，」我獨自呢喃着，又交換着在枕上冷熱的臉頰，翻了一個身了……但我回想到瑞達在講故事時的表情……又回想到魯欣在尼可基花園中的大聲疾呼，和她對我的行為忽然的改變，我沉淪在忖測的境地裏了。「他是誰？」這三個字在黑暗中追蹤着我，現在我的眼前，像塊低垂的不吉的雲掛在我的上面，我感着它在壓迫我，期待他速能散去。我最近對於什麼都變得習常了，我從所見於柴齊金家的一切增廣了我好多的見聞，他們不規則的生活，油脂的蠟燭頭，損壞的刀叉，魯撞的奉斗，襁褓的女僕，以及老夫人的態度——凡屬他生活的變型並不長久地刺激我了……現在惟有膜糊地有關於瑞達的，我不能忘懷……「一個行為不端的賤人！母親有一天說她，真是一個行為不端的女子嗎！——她，我的偶像，我的女神，這話對我如針刺一樣的難受，我竭想把它從我枕邊逐出而就睡，我真憤激——在同時我又想起我什麼都可服從，什麼都能放開，祇要我能够做到噴水泉旁的幸運人啊……」

我那體內的血在燃燒着而沸騰了。「那花園……那噴水泉，」我幻想，「我要到這花園裏去！」我就從速着上衣悄悄行出屋。這夜色是黑暗的，樹木寂然無聲，溫柔的冷空氣自天下吹，從廚房送過一陣回香的氣息來，我走遍全園，我足步的輕聲時而倉猝我，時而鼓勇我，我停下來，期待而聽我劇烈的心跳聲，至後我走近那

圍牆而斜倚在那纖小的圍欄上，忽然，或是我的幻想，距我數武前閃過一個女人的形型……我張大了眼熱望地從黑暗中看去，且還自抑着呼吸。這是什麼？我聽見的真是足步聲還是我的心跳聲呢？「誰在這兒？」我難以耳聞地呢喃着。那又是什麼，一種遏抑的竊笑嗎……或是樹葉的沙沙聲嗎……或是在我耳邊的太息聲麼？我覺得害怕了……「誰在這兒？」我更小聲地覆說了一句。

頓時空氣的流動變劇了；天空閃過一條火花，這是一個流星。

「瑞達？」我恨不得叫出來，但終於沒有唇邊吐出。忽然四周變得萬籟俱絕，酷似中夜的情形……甚至樹間螽斯蟲也停止了唧唧的叫聲——僅有某處的窗動聲可聞。我繼續地立了一刻，於回進我的房來，攢上了冰冷的臥牀。我感着一種新穎的感覺；似乎我去赴了一次幽會，一無所得地，眼看人家在幸福而獨自回家般的。

十七

次日我僅一瞥地看見瑞達。她同老夫人坐着馬車在到那裏去。我看見魯欣，但他祇和我道了聲好就去了，同時也看到馬理基。這年輕的伯爵獐笑着，前來關心地和我講話。在訪那廂房的人們中，唯獨他有門路走進我們的家，給我母親以好印象。我的父親不同他多談，接待他以一種客套而近於侮蔑的態度。

「啊，王后的僮僕，」馬理基對我說，「碰到你我真高興。你那可愛的王后在做點什麼？」

「那時我覺得他的美臉多討厭，而他還在用這樣輕侮取樂地看着我，我對他一言未嘗致答。」

「你仍還惱怒嗎？」他接着說，「你是無理可怒的。這又不是我第一個喊你僮僕。你知道僮僕要特別勤勞於王后的，但我要說你實施你的職務很不道地。」

「要怎樣呢？」

「僮僕應該不離去他的女主人；僮僕應該熟悉女主人的所欲和所為，他們要常常留在她的左右前後，」

把聲放低了一點「不論日夜」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什麼意思？我已十分清楚地表白了，我認爲不論日夜。在日裏還在次；因爲隨處有人可以叫喚；但在夜裏，要當心恐防有不幸。我忠告你夜裏守侍着儘能地守侍着不要睡覺。你記着，在花園中，夜間，噴水泉那兒，這許多地方最須看守的。你正要謝謝我啦。」

馬理基笑笑轉過身就去了。他的話在我聽來，大概無甚重要之點，聞他有幻術本領，和虛借跳舞會之名而施行欺的能力，這全由他天性的淪落於無意識的虛僞所養成了的……他對我固然不過是嘲弄；但他所說的一言一語像毒性品似的流注在我的血管中。這血沖上我的腦海來。

「啊！就是了！」我對自己說：「唉！是有道理使我的心掛懷於園中的不見得吧！」我高聲地叫出來，又在臉上以拳自捶着自己，然而什麼事都不與而我也不能說。

「概自馬理基自己到花園裏去的吧。」我想（或許是他在眩耀，對此他有獨到的能力的。）「或是其他什麼人罷（在我們花園中的圍牆是很低，要越過它沒有什麼困難的。）無論如何，要是不管是誰一旦落入我手中，這就是他該倒霉！我也不忠告人家當心碰到我！我要在全世界的人和她的之前，那叛婦（我真實地應用叛婦的名稱）證明我必得報復的！」

我回到自己的臥房，從寫字檯肚裏拿出我最近買的英國小刀來，試試牠的銳利，帶着一種冷酷的神氣和果決的態度皺皺眉頭，把它藏入袋中，似乎我做這樣的事全不以越禮爲念，且像有了經驗的了。我的心帶怒地鼓動着，覺得如石一般的重。

我終日是皺眉切齒的，不斷地來往躑躅，而手還在衣袋中握着那已握得熱了的小刀，像煞預備着對於什麼可怕的事要着手般的。這種新的而莫明的感覺佔據了甚至愉悅了我，爲此以致瑞達也不大在念了。我繼續地被一個少年流浪者歐哥所繫繞着——「你到那裏去，年少的俊男子，躺在那裏吧！」還有，「你是血

跡斑斑的……啊，你做了什麼事呢……不做什麼！我帶了一種殘酷的微笑也隨着說，「不做什麼！」

父親不在家，不過我的母親，近來形容悶鬱的母親，看到我的陰沉義勇的氣象，乃在晚餐時對我說，「你爲什麼像粉桶裏的老鼠般的憤憤不語呢！」

我的回答僅是柔溫地一笑，而心中又想，「如果給他們知道呢！」

十一點鐘了；我回我的臥房去，但不解衣就睡；我要等到中夜；至後聽得鐘打十二時。

「時候到了！」我的齒間呢喃着，於是扣上鈕扣，甚至捲起了衣袖就跑入了園中。

我早已固定好了，一個守待的地點。是在園的底端，我家和柴齊金家相隔又和共公牆垣相接的地方，那裏這孤單地立着一棵松樹。我在它低垂的蒼翠的枝下立着，從那裏可以看到黑夜的遠處所發生的一切。在附近有一條對我似乎有點神祕的小徑，這蜿蜒圍牆下如同一條蛇似的，一直通到一座造以薊蓀莖的亭子裏。我走近那松樹，以背負在樹幹上，開始我的守待了。

夜間是寂靜得和以前一樣，不過天邊略少了一些雲，那灌木叢的外形，甚至高高的花都清楚地看到。期望的起初不勝的難受，幾近於恐怖！我始終是決着心在對付一切。我不過在打算着怎樣進行；我想：是否先要喝問，「那兒去！停下！跑出來，不然給你死！」否則就無聲地給他一個襲擊……那是無論什麼聲音，對我似乎都不吉的和反常的……我只是準備着……我身體轉向前面……

但時間是半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我的血也比較的靜了，冷了；意識告訴我這種行動是無目的的，甚至是庸人自擾的，這不過是馬理基同我開玩笑，愚弄着我而已。我就離開了埋伏地在園中遍走。周圍似在對我怒暴，不發出一點兒的聲音，全都休息着了。連我家的狗也卷彎得像個皮球而熟睡在門口了。我爬上那場頹的暖花房，看看那展佈在我眼前的鄉村，再回想與瑞達的巧遇，而綿綿如在夢中了……

忽不禁一怔……一若聽得開門的軋軋聲，和折枝的碎裂聲。我就從那裏從速跳下，駭得我立下呆若木雞了。忽聞一陣急促的，輕漂的，且又小心的足步在園中清楚地響着而向我走近來。

「是他了……一定是他來了！」我心中閃念着。我用痙攣的速度摸出袋中的小刀來；又用痙攣的速度把它拗開來。紅光閃爍在我眼前，在我的懼怕與盛怒之下不禁毛髮欲張……那足步對準我在走近來；我俯彎着——引形如鶴地備以迎擊……忽一男子攆入我的眼簾，天啊！原來是我的父親！

我觸眼就識得他，雖然他裹在一件黑外套裏，臉籠罩在帽子之下。他以足趾走了過去。我雖無物掩遮，但他沒有看見我；不過我擠成了一團俯伏着，自覺全身是置在地平線上了。我把爲了妒嫉而與人暗殺的奧雲羅來比擬我這個小學生……我突然被父親無意的出現而嚇得退了幾步，在初我也沒有注意到他來自何處去自何方的。及周圍各物復歸於靜寂的時候，我乃起立，而還想：「父親在夜裏還到園裏來究爲什麼一回事！」

在我恐怖之際小刀也落上了草地，但我未嘗有一索的耐心；我真已覺得不勝慚赧。立刻就回到了平心靜氣。在我回家的途中，還到接骨木下的坐位那裏遠眺那瑞達的窗戶。這在夜光所照射中的小而微凸的窗玻璃，映現着朦朧的藍色。忽然——那裏的顏色變了……在後面——我看到清楚地看到——平伏地，而寧憤地有條白窗帘掛着，掛着直垂到窗檻上，而顯得這樣安祥地。

「爲什麼呢？」當我回到了自己的臥室，我高高地幾若不能自禁地叫起來。「一個夢一次巧遇……」這個臆斷突然闖入我的腦海，覺得新鮮奇妙得竟使我敢加以考慮。

十八

在早晨我帶了頭痛從牀上起來。昨日的情感已無去向了。後有一種我前所未有的空虛的恐怖和一種悲哀抓住了我，弄得我心神恍惚地若有所失。

「爲什麼你像隻祇有半個腦子的兔子一樣的呢？」魯欣遇見到我說說。

在午飯時，我竊窺父親和母親，他神情如常她雖如同平時不過略見煩躁。我期待着父親有無如往昔

一樣給我親愛的表視……但他甚至一個日常的冷淡的招呼都沒有給我。「我可要把一切告訴瑞達嗎？」我孤惑着……」「反正是一樣的，我們之間什麼都完了。」

我去看她，但一點都未有談起，實際上對她也是難以出口的。老夫人的兒子，是個十二歲的小弟弟，剛放了假從彼得斯堡回來，瑞達立刻向我挈過她的弟弟來。

「這兒，」她說，「我親愛的福羅亞——這是她第一用這此寵名稱呼我——」是你的一位小伴侶了。他也叫福羅亞。請要愛好他；他還怕羞，但他有個好心腸。同他去認認尼可基花園，要和他一道走，照顧着他，你願意不願意？你是很好的也。」

她把兩隻手親熱地放在我的肩上，我真神魂顛倒了。這孩子影響到我也變成了一個孩子。我靜看看這位小弟弟，他也照樣地看看我。瑞達笑了，撮攏我們來說，「擁抱吧，孩兒們！」我們真的互相擁抱了一下。「你不要我同你去認認花園。」我問這小弟弟。「你高興我就去。」他回答的語調如普通的小弟弟一樣不諧和。

瑞達復又笑了……我乘機看看她的臉，她臉上顯現着前所未見的秀媚的色彩。我就同這小弟弟出去。到園中去玩那老式的秋千。我把他在狹的蕩板上坐着，而動蕩起來。身穿金鈕扣堅實小制服的他，坐得正正地而牢握着繩。

「你最好把領鈕解開了，」我同他說。

「這不要緊；我們是慣了的，」他說，一面又咳嗽着。他酷似他的姊妹。尤其是一雙眼睛。我高興同他更好；但同時一種憂傷侵蝕在我心頭。「現在我誠然是個孩子啊，」我想：「祇有昨夜……」

我記起了前夜失落小刀的所在地，乃把它尋出來。那小弟弟就借得去把野和蘭芹削成了一管風笛，而始自把它吹着自擬為奧雪羅的我也把它來吹了一下。

但在黃昏這位自詡的奧雪羅哭得多厲害啊，當他在園中的一隅被瑞達尋到，而把他挽在臂中間他為

何如此傷感的時候，而我祇是劇烈地使她甚覺驚異地，流着眼淚。

「你有甚冤屈嗎？什麼一回事呀，福羅亞！她再三地問，見我祇是哭着不答，擬在我的淚溼的頰上吻下。但我從她轉開，抽噎着說，「我明白了，你爲什麼玩弄我？……你何嘗需要我的愛啊！」

「福羅亞是我的過失……」瑞達說，「我真是罪孽深重……」她痛苦地扭着手，又說，「我啊！真是卑鄙的，惡濁的，負咎的人啊！……但現在，我不再玩弄你了。我愛你，何故同如何你亦無用多問……；但你所知道的是什麼？」

我對她有何言可說呢？她同我面對面地立着，而我是自頂至踵簡直爲她所有的了，在她的對我注視之下。

一刻鐘後我同小弟弟和瑞達一同在園中賽跑。我已不哭而且笑了，雖然在笑時腫脹的眼眶中還有一點兩點眼淚滴下來，我以瑞達的帽帶當爲圍巾地圍在頸上，而有時把她追着抱住了腰在樂極呼喊，同時她的興趣也正不差。

十九

這在我極感困難的，如果強要我真確地寫出那次夜半就征失敗以後的三星期內所發生於心中的情形來。這是個異常騷擾的時期，一種含有極度的反感，思慮，狐疑，希望，歡娛，和苦痛的渾淆；像暴風一樣地在我們體內回旋。要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足能自省，我也怕得來自省，也怕得注意觀察一切事物。

我在每天祇望着快快地日去夜來；到晚上我即就睡……；那孩提的寬心助我這樣的。我不要知道我果否在受人愛好，也不要承認自己不在受人的愛好；我的父親是我所遠避的，——但瑞達我不能見她遠避……；在她面前，我往往燃燒得如着上了火……；但我亦無心去求知那在燒或溶化着的是甚麼火——惟望在甜密地燃燒和溶化就夠了。我祇是貫注於暫時的感覺中，欺騙着自己，卻避着回憶，也不着眼於將來的預想。

……這種弱點隨便怎樣到底不能持久的……不久來了一個霹靂就把這整個切斷了，把我擲上了一條新的路途。

有一天我從一次較長的散步回來用餐，祇有我獨個就食而甚覺奇異，打聽得原來父親外出，母親則以身體失和而籠在臥室裏也不要什麼吃。從那僕人們的臉上，我臆測到一定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故……我又不敢向他們盤問，但我有一個視若朋友的年輕僕人腓烈他非常愛詩，且能操六絃琴。我即從他打聽。

從他我才知道我的父母之間發生了一次可怕的吵鬧。（他們吵鬧的話都可在女僕人的房中聽到；說的大多數是法語，惟有在巴黎住過五年的女傭默茄和一個女衣師，能完全聽得懂；）聽說母親譴責父親不忠實，去同鄰家的少女發生曖昧，在初父親不過辯護，但後來就當真翻了臉，還酷毒地說着什麼：「想想你的年紀看。」這話就引得母親哭了；我的母親又提到似乎關於老夫人的一注借款，又把那老夫人和那少女說得非常壞，於是父親就恫嚇她。

「種種不幸，」腓烈繼續說，「來自一封隱名的信；這封信誰寫的，沒有一個知道，沒有這封信，或者就沒有這件事。」

「但這可有確實的根據？」我費力地這樣說，那時我的手足都冷了，一種戰慄穿過了我的全身。

腓烈蓄意地眯眼「有的。這事無從穩瞞；你的父親目今固然無事不小心——但你看，譬如他雇馬車或做其他的事……還是非從僕人們之手不成。」

我把腓烈打發去了，就躺在牀上，我不啜哭，也不儘自絕望，也不詢求事實的發生於何時與何由；也不以自己在事前何以未得意料而駭異，我甚至也不遺咎於父親……我那聽得的事，不能使我置信；這突然的炸烈把我悶住了……一切都終止了。我心頭所有的美麗之花，瞬間都受了摧殘，置在我的周圍，棄於地而踐踏在腳下了。

我的母親在次日提出重回市鎮的宗旨。在朝上父親會去到她的臥室，獨自地和她在那裏留了好久。未嘗有一人聽得他們究竟講些甚麼；惟母親不再哭泣了，她恢復了她日常的狀態而需要進食。但她並不出現，也不改變她的計劃。我記得，那日我在外散了一整天的步，始終未走進園門，也未嘗一望那廂房，及晚上，我看到一個驚奇的遭逢：父親捉着馬理基伯爵的手臂，領他穿過食堂，而至廳堂，在一個僕人的面前冷酷地對他說：

「數天前你閣下曾已被斥不準再入此門；現在我也不再同你講什麼交情，但我客氣點告訴你，要是你再來這兒，我將把你擲出窗子去。我不歡喜你的書法。」（即指隱名信——譯者）

伯爵點點頭，咬着嘴唇，退去而消失了。

我們遷往市鎮的預備開始了，這次的去處是奧培街，因在那裏我們有房子。我的父親自己或許也無意在這平屋裏久留；但顯然地他已說服母親，不要把這次的事外揚。靜悄悄地，從容不迫地諸事已畢，母親差去向老夫人致意，謂她以纏於微恙，而不能在別前訪晤深為歉仄的人，也回來了。

我轉輾迴離得如個着迷的人，心中所渴望的唯一的事，是渴望一切的事克其所能地從速了結。而尚有一念頭不能離開我的腦海的：是她，一個少女，也是一個小姐，她為什麼這樣的自作自受？既然知道我的父親不是一個為所欲為的人，而尚有和其他人結婚的機會，例如皮羅受羅也可以，她究竟希望何在？她怎麼不以前途的破產為可怕呢？是了，我想，這就是戀愛，這就是至情，這就是獻身……同時我又想到了魯欣的話：犧牲了自己是有益於人的。

我偶然瞧見一種白的東西這廂房的一個窗口……「可是瑞達的臉。」我想……是的，這的確是她的臉。我真不克自制了。我不能就此不同她說個再會而離去她。我乘人之不備，就走進那廂房。

在客堂裏，那老夫人迎我以她時常的疏懶和隨意的招呼。

「怎麼，你們的眷屬就這樣忽忽去了嗎？」她說一面在鼻管中嗅着鼻煙，我看看她，心中如若有所失。腓

烈所說的「借款」二字，瑞覺引痛了我。但她似乎全不在意……至少我想是如此。瑞達從次室前來，面色蒼白，身穿黑色衣服，蓬亂的頭髮掛着，以手挽着我不發一言，拉我一同去了。

「我聽到了你的聲音。」她開始說，「就馬上出來。你竟這樣輕易地離我們而去嗎，頑童？」

「我是來同你說聲再會的小姐。」我回答，「或許永無見面的一日了。你總已聽到，我們是去了。」
瑞達熱誠地看着我。

「是的，我會聽得。謝謝你的前來。我也想起我們無緣再見了。多望不要負憾於我。我曾有時待虧了你，其實我全不是你所想像我的人啊。」

她旋身而去，斜依在窗上。

「的確，我不像這樣的，我知道你對我懷着的是一個不要的觀念吧。」

「我。」

「是的，你……你。」

「我。」我悲哀地再次這樣說，我的心狂跳了，如若在往時在她感人的難以形容的魔力影響之下狂跳了，「我相信我，瑞達愛孫娜，不拘你怎樣做，由你怎樣待虧我，我始終愛你，崇拜你，直到我的末日。」

她向我急轉過來，展開兩臂抱住我的頭，給我一個溫柔 and 情重的接吻。誰是這個永訣的接吻的期待者，唯有我是熱心地嘗了它的甜蜜。我知道這是沒有再次可得。「會再，再會。」我不斷地說……

她抽身而去，走了，我也走了。我懷着一個難以描寫的感情走了。我不願望這種感情的再來；但我又想到我的不幸要是我永遠經驗不到這樣的感情。

我們已回到了市鎮。我不以過去速以忘懷；也不速行功作。我的創痕漸見痊愈；但我絕無惡意對待我的父親。相反地他倒引起我的好感……讓心理學家克其所克地解釋這矛盾罷。

一天，我散步於兩旁植樹的大道上，真高興得難以形容，居然會遇見魯欣，我爲了他的直爽和不虛飾的

天性而歡喜他，此外又爲了他喚起我許多回憶的動機，而使我去親愛他。我乃向他衝過去。

「啊呀！」他說蹙起眉頭，「是你，少年人，讓我來瞧瞧你看。你仍黃得和以前一樣，不過眼中沒有了同樣的幼稚。你看來像個大人而不像一隻小狗了。這很好。你在做些什麼用功？」

我嘆了一口氣，撒謊既非我所好，但實告又覺可恥。

「沒有關係的，」魯欣接着說，「不要怕羞。我們至要的是走上規則的生活，不要做情感的奴隸。要是不然你有什麼可得呢？無論何處你如不脫情潮的羈馭——始終不是好現象；一個人必要把他自己的足來載立，要是他有一寸的立錐之地之話。唔，我要咳嗽了……皮羅受羅——關於他你有什么消息聽到沒有？」

「沒有，怎麼樣？」

「他失蹤了，絕無消息；有人說他是到高克塞去的。這對你是個教訓，少年人！這全爲不知道進退，不知自拔的原故。你能解脫似乎很好。切記不要再陷覆轍。再會！」

「我再不，」我想……「我再不見她了。」但我是註定了須得與瑞達再見。

二十一

我的父親常在每天乘馬外出。他有一匹美麗的英國馬，一頭毛呈栗色，頸項細長，高足，氣概非凡而有烈性的畜牲。牠的名字是電光。除去父親誰都不能駕馭牠。有一天他走近於我，顯得有興頭和我久已未見的和；他正預備着要去騎馬，鞍上的鐵距已經裝好。我就央求他帶我一起去。

「我們最好是去做跳田雞的遊戲，」父親回答。「你騎着那肥馬追不上我的。」

「我能追上的，祇要加鞭。」

「好，那末就去。」

我們出發了。我騎一匹濃毛的黑馬，很強，精神煥發。果當電光足力疾馳的時候，果真這匹黑馬也奮其全

力，俾以不致落後，我從未見過誰能善騎得像我父親；他坐得這樣不費力地穩定，像煞他坐下的馬也能領會這意思，在誇張牠的騎手。

我們騎着馬穿過了所有列樹大道，直達「處女荒場」，越過幾堵圍牆（在初我怕跳，但父親對於畏怯的人表所蔑視，我也速即不以害怕爲念了），兩次越過馬克蛙河，我意料我們就可取途返家，何況父親也說過我的馬已疲乏了的，誰知到了闊利米灘，忽然他轉離了我而沿河岸跑去了。

我接踵着他，當他已抵一堆陳木料的地方，他跨下電光來，也教我跳下了馬背，把馬勒給我，命我在木料堆那裏等他，而他即轉上一條小街，不見了。我把兩匹馬牽着，在河岸來回地走着，喝罵那電光，這畜生走起來還擺着頭，鼻嘯，還嘶叫，當我立下來，他又要以足挖地，發着哀鳴，和咬那黑馬的頸項，在動作上牠十足顯示着惡性和頑強。

我的父親還不回來，一片厭人的霧從河面升起來，柔雨絲絲下落，我看了多次而已，覺着討厭的木堆上披上了不少的小黑點，我真不勝焦灼，但父親仍舊不回來。一個哨兵似的芬蘭人，身着灰色如木料的衣服，頭戴如個然頭的舊軍帽，手持一根矛戟（你試想，在馬克蛙河岸上怎爲來了一個哨兵的！）走近我來，轉過他那老婦人似的的皺臉向着我說，「你牽着這兩頭馬在這裏做什麼，小主人，讓我替你牽罷。」

我不同他多談，他又向我要紙煙，我遠開着他（也真有點不耐煩了），就向父親的去處走前幾步，一直走至那街端，轉上一個角落，我仍立下。這街上距我四十步前的一間木屋窗口，看見我的父親背向着我立在那裏；他在窗闌上斜靠着，在屋中窗帘半掩的地方，有一個身穿黑色衣服與我父親相對坐下的女子，這女子是瑞達。

我不禁呆若化石了。這真是我意料所未及，我當時第一個衝動是跑開爲妙。

「父親要是回顧到我，」我想，「我真難行……」但一種異常的感覺——一種強於好奇心，嫉妬，甚至恐懼的感覺——牽制我立在那裏。我就守在那裏從事於觀察和傾聽。

這像父親在堅持着一個主張。瑞達不同意，我今似乎還能看見她的顏面——悲哀，嚴重，可愛，以及獻身，苦痛，愛戀，和一種絕望——我對此尋不出一個適當的字。她話頭極簡而眼也不舉起來，僅是微笑——讓遜地，但非是示弱地。僅由這微笑，我重復認識了我往日的瑞達了。父親聳聳肩，而擺正一下他頭上的帽子，這在他不耐煩時往往這樣的……至後我聽得一語：「你一定要離開此地……」瑞達起立，兩臂伸展……頓時一件不可能的遭遇發現在我眼前。

我的父親突然揚起用以拂衣塵的皮鞭，我聽得一聲打在她赤裸裸的臂肘上的尖銳聲。我不禁欲吼，眼看得瑞達在發抖了，不發一語地直視着父親，以手漸舉至唇邊，自吻着紅的傷痕。父親又拋下皮鞭，從速踏出門檻而闖入屋中……瑞達轉過去，兩臂伸展，且垂着頭，也離身窗口去了。

驚駭和恐怖，弄得我的心消沈了，我急奔回來，穿出街巷，回上河岸，電光幾致脫逃。

「我不能把諸事清楚地設想。我知道了我冷酷而沈靜的父親有時也會被積憤所克服；可我始終不能了解剛才的所見……但同時又覺得，我將終身不忘那瑞達這姿勢，瞬映，和微笑；以至她的形影，這形影突然來到我的眼前，也永銘在我的記憶中而不忘懷的。我向河中茫然地看着，無形中滴流了不少的眼淚。」她被毆，「我想……被毆……被毆……」

「噲，你在做甚麼，牽我的馬來！」我聽得背後是父親的聲音在說。

我機械地把馬勒給了他。他一躍上了電光……這牝馬，以久立生寒，穹起背部，前跳到十呎以外……但父親立刻就制住了牠，他用裝着鐵距的靴踢着牠的旁腹，在牠頸上施以拳打。

「呀，我沒有皮鞭，」他呢喃地說。

我記起有在刻前所聽得的那皮鞭的起落，而戰慄着了。

「你放在那裏的，」略在一歇之後我問父親。

父親不答，祇自在前飛馳。我趕上。我覺得定要一看他的尊容。

「你等我等得性急了吧！」他聲出自齒間地喘喘着。

「還可以，你的皮鞭失落在那裏的？」我又問。

父親迅速地給我一瞥。

「我又沒有把它失落，」他回答。「是把它投掉的。」他深思着而低垂了頭……那時我初次，或即末次看見他莊重的臉上顯出非常的溫和和憐憫來。

他又驅馬前驅，這次我趕不上去，及抵家比他遲了一刻鐘。

「這就是戀愛。」在夜間我坐在書簿初見的寫字桌前自己又這樣說，「這就是熱情……祇能對誰都忍受而不能有反對的覬覦……甚至要忍受最親愛的人的打下的手，但這又似乎可能，要是一個人人在戀愛……我呢……我在想……」

我在上一月間似乎長大了很多，我那悲喜交集的戀愛，比諸其他一種在我想所未及的東西——難以捉摸，像副不認識的美麗而莊重的顏貌在恫嚇我，不能在半暗中可以看清的東西——甚見渺小，幼稚，又很可憐。

當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而可怕的夢。我夢中走入一間低暗的室中……見父手執一鞭立着，帶怒地在頓足；屋角裏伏着瑞達蹲在壁角裏，不在臂上而在前額上有一條紅的傷痕……皮羅受羅立在他們背後，全身都是血跡；他的蒼白的脣張開着，在對父親大聲吶喊。

二月後我進了大學；此後未及六月，父親就以暴病而死於我們剛搬往的庇脫司堡了。在他死前數日，他接得一封從莫斯科寄來的信，而受到劇烈的刺激……他到母親前對她有所懇託；後來我得知他還對母親活着淚——他，我的父親！在暴死之日的早晨，曾以法語開始寫一封給我的信。

「我兒，」他寫着，「怯避女子的情；怯避那種幸福，那種毒藥……」

他死後，母親送一筆大款子到莫斯科去。

四年過去了。我剛離去大學，不知去做些什麼行業才好，也不知去採取何種方針；以致暫時賦閒無事，有一良夜，在戲院裏我碰到孟達納，他已結過婚，且涉足在官場；我看他也無甚變更可求。還是悲喜無度的，未嘗與前有何差別。

「你可知道？」在我們的談話中他有一次這般說。「達基夫人也在這裏。」

「什麼達基夫人？」

「你可忘了她嗎？——我們大家，而你也戀愛她的那位柴齊金公爵家的小姐，你可還記得在近着尼可基花園的平屋裏。」

「他同達基結婚了嗎？」

「是的。」

「她在這個戲院裏嗎？」

「不，她是在庇脫司堡。不數日前她來過這裏。她將出國了。」

「她的丈夫是怎樣的一種人？」我問。

「一個有資產的美男子，在莫斯科他和我同過事。你總一定知道，——那樁醜事……你必已全行知道了……」（孟達納蓄意地微笑）「爲她欲得個美滿的婚姻實非易易；有了名望的人……但以她的乖巧要怎樣都能做到的，你可去訪問她，她必樂意看見你呢。她更比以前美麗了。」

孟達納把瑞達的住址告訴了我。她寄寓在德謀旅館。舊日的記憶浮上我的心頭……我決在次日去探望我已往的戀人。然羈於瑣事，一星期已去，一星期又至，我始前至德謀旅館中詢問達基夫人，原來在四天前她死了，真是意外地爲難產而死了。

我心如針刺。至可與她一見而未果，就遺憾終身——這痛苦的念頭以過強苛責的力猛烈地在刺傷我。「她死了。」我笨拙地凝視着門人這樣反覆地說。我腳步沉重地回上街道，自己茫然不知去向地祇是向前走。過去的一切頓時浮現於我的眼前。這樣就是解決，這就是青春的，熱烈的，燦爛的生命帶了匆忙擾動掙扎到的最後勝利。我默想這個，我想像着種種可愛的姿態，眼睛和卷髮——封在狹狹的箱子裏，埋在黑溼的地下室裏——置於離那活着的我不遠的那裏，也說不定，僅數步離去我父親的所在地……我想起這一切，被我的想像困倒了，同時這種。

「從不關心者的唇邊說出了她的死耗。」

我也不關心地聽到的詩句在我心頭回響着。

「啊，青年，青年！你們對於什麼不必多慮；你們是宇宙的所有寶藏的主人——就是憂愁給你歡悅，就是悲哀給你創造裨益；你們是自用高慢的；你們要說「看！惟我獨存！」——但你們的歲月時在前飛，無有遺痕地在消失；而你們消失的所有，像陽光下的蠟和春日裏的雪……你們魔術的整個祕密不在能做什麼事；而在想做什麼事；在能排斥支配；不爲人所利用與牽制；我們每人當莊重地自認爲浪費者，莊重地要爲自己說「啊，祇要不把時間白費有什麼事不能做呢？」

我現在……還有什麼希望呢？還有什麼期待呢？還有什麼無限的將來可以猜想呢？完了，我的初戀，祇是曇花一現，祇留下一個幻影，喚起了我的太息和悲哀的情感。

我所希望着的有什麼所獲與實現了？現在，暮色的陰黑已始自偷罩了我的生命，除去早上春日的，——刺那已去——暴風雨的追念外，復有什麼更新穎可貴的回憶呢？

但我的自作其主不免有失公正。甚至我還在心地薄弱的青年時日，而我亦不是一個聾子，對於那悲哀拜訪的聲音，從坟墓旁邊送來的嚴肅的曲調，我記得在瑞達死後的數日內，我在一種特殊的難以自禁的衝動之下，看到了和我們同居的一個貧婦的臨死。她覆以破衣，躺在硬板上而頭枕一個袋，死得這樣難堪地和

她的一生全費於同每日自需的掙扎中的；她不知歡悅，從未嘗過幸福的甜蜜。或有人想，她必樂從於她的死，解脫和安息的，但是在她的身體尚能動彈，在冰冷手下的胸尚能呼吸，直到她失去最後的殘喘的時候，還劃着十字，支持地喃喃着，「上帝，恕饒我的罪過；」惟及在她祇有了一個最後的意識火花，她那眼中對於死的畏懼始行消失。我記得那時在這可憫的老婦的臨死的牀前，爲了瑞達，而自驚恐自失，乃誠心地爲她；——爲父親，又爲我自己祈禱。

足 本 華 文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 | | |
|--|--|
| <p>西線無戰事..... \$ 2.00
E. M. Remarque; All Quiet on Western Front.</p> <p>愛的教育..... \$ 3.00
E. de Amicci; Heart, A School-boy's Journal</p> <p>黛斯姑娘..... \$ 4.00
T.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p> <p>小婦人..... \$ 3.00
L. M. Alcott; Little Women</p> <p>好妻子..... \$ 3.00
L. M. Alcott; Good Wives</p> <p>茶花女..... \$ 2.00
A. Dumas le fils; Camélias</p> <p>悲慘世界(一名孤星淚)..... \$ 2.00
V. Hugo; Les Misérables</p> <p>大地..... \$ 2.00
P. Buck; Good Earth</p> <p>罪與罰..... \$ 5.00
F.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p> <p>虛誕懺悔錄..... \$ 2.00
J. J.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p> <p>茵夢湖..... \$ 1.00
T. Storm; Immensee</p> <p>聖安東尼之誘惑..... \$ 2.00
G. Flaubert; The First Temptation of St. Antony</p> <p>少年維特之煩惱..... \$ 1.00
J. W. Goe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p> <p>初戀..... \$ 1.00
I. S. Turgenev; First Love</p> <p>泰斯思..... \$ 2.00
A. France; Thais</p> | <p>俠隱記(一名三劍客)..... \$ 3.00
Dumas le pere; The Three Musketeers</p> <p>我的童年..... \$ 3.00
M. Gorky; My Childhood</p> <p>沙寧..... \$ 3.00
M. Artzybashev; Sanino</p> <p>少奶奶的扇子..... \$ 1.00
O. Wilde; Lady Windemere's Fan</p> <p>死的勝利..... \$ 3.00
D'Annunzio; Triumph of Death</p> <p>苦兒流浪記..... \$ 2.00
H. Melot; Sans Famille</p> <p>天方夜譚..... \$ 2.00
The Arabian Nights</p> <p>格列佛遊記..... \$ 2.00
J. Swift; Gulliver's Travels</p> <p>金河王..... \$ 1.00
J. Ruski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p> <p>伊索寓言..... \$ 2.00
Æsop's Fables</p> <p>水嬰孩..... \$ 1.00
C. Kinsley; Water Babies</p> <p>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1.00
L.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p> <p>木偶奇遇記..... \$ 2.00
C. Collodi; The Adventure of Pinocchio</p> <p>金銀島..... \$ 3.00
R. L. Stevenson; Treasure Island</p> <p>魯濱孫飄流記..... \$ 2.00
D. Defoe; 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p> |
|--|--|

第一集三十大冊 六千餘頁 四百餘萬言

合購價洋六十六元

特價國幣五元郵費一元

分購每冊照價一折

啓 明 書 局 發 行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 小說(一) 茅盾等著(二册) 小品文(三) 林語堂等著(一册)
小說(二) 郁達夫等著(一册) 戲劇 田漢等著(一册)
小說(三) 魯迅等著(一册) 詩 徐志摩等著(一册)
小說(四) 丁玲等著(一册) 書信 胡適等著(一册)
小品文(二) 周作人等著(二册) 日記與遊記 韜奮等著(一册)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硬面全書十大厚冊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七角)

上海四馬路四號
啓明書局發行

初 戀

First Lov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一 元
原 著 者	I. S. Turgenev
譯 述 者	卞 紀 良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14

675
15



定價	一	元
實價	一	角
平賣	一	分
掛號	另加	八分